

法句經注
第一 雙品

尋法比丘中譯

目錄

一、護眼長老的故事.....	1
二、閃亮耳環的故事.....	15
三、提舍長老的故事.....	24
四、黑女夜叉的故事.....	29
五、憍賞彌比丘的故事.....	35
六、大黑長老的故事.....	44
七、提婆達多的故事.....	50
八、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55
九、難陀長老的故事.....	78
十、殺豬屠夫尊陀的故事.....	86
十一、如法優婆塞的故事.....	89
十二、提婆達多的故事.....	92
十三、開心女的故事.....	105
十四、兩個朋友比丘的故事.....	108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禮敬世尊、阿羅漢、圓滿自覺者

一、護眼長老的故事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dukkham · anveti, cakkam'va vahato padam'¹*

諸法²以意為前導，以意為主，由意所造。若人以污染之意說話或造作，從此痛苦跟隨他，猶如車輪跟隨拉車（之牛）的腳。

這堂法的開示是在哪裡說的呢？在舍衛城。關係到誰呢？護眼長老（Cakkhupāla）。

據說在舍衛城裡住著一位名叫大金（Mahāsuvanna）的居士。他很富裕，擁有許多的財產，有大財富，但沒有兒子。有一天，他從洗澡的地方洗澡後回家，來到半路時，他看到路邊有一棵有許多枝幹的大樹。他想：「這棵樹上一定住著有大威力的神。」所以他把樹下清理乾淨，做了一個圍牆把樹圍起來，在牆內的地方鋪上沙，用旗幡裝飾那棵樹，然後合掌說：「如果我得到兒子或女兒，我將會大事禮敬你。」這麼發願後，他就離開了。

1 dhammā 諸法 manopubbaṅgamā 以意為前導 (mano 意) manoseṭṭhā 以意為主 manomayā 由意所造。 ce 如果 paduṭṭhena 以污染的 manasā 以意 bhāsati 他說 vā 或 karoti 他做， tato 從此 dukkham 痛苦 anveti 跟隨 naṃ 他， cakkam 車輪 + va 就像 = cakkam'va 就像車輪跟隨 vahato 拉車（之牛）的 padam 腳

2 在此，「法」是指「非有情非命之法」，它的意思是受蘊、想蘊和行蘊這三個非色蘊。——《法句經注》



不久之後，他的妻子懷孕了。一旦發現自己懷了孩子，她就通知丈夫。丈夫也就為她做了安胎。十個月後，她生了一個兒子。由於該商人是透過保護樹而得到兒子，所以他為兒子取名為「保護者」（Pāla）。再過了一些時候，他又得到第二個兒子。他為小兒子取名為「小護」（Cūlapāla），而把大兒子改名為「大護」（Mahāpāla）。當他們長大成人後，父母為他們娶了妻子。後來父母都過世了，把所有的財產都留給兩個兒子。

導師在轉法輪後，漸次地從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這時候住在大富商給孤獨長者花了五億四千萬的財富所建的祇陀林大寺（Jetavana-Mahāvihāra），成就了許許多多的人於天道和解脫道。在榕樹大寺（Nigrodha-Mahāvihāra），即由父親的八萬家親人及母親的八萬家親人——二乘八萬家的親人——所建的寺院，如來只度過一個雨安居。在給孤獨長者所建的祇陀林大寺，他度過了十九個雨安居。在毗伽（Visākhā）花了兩億七千萬財富所建的東園（Pubbārāma），他度過了六個雨安居。因此，緣於這兩家的大功德，他在舍衛城附近度過了二十五個雨安居。

給孤獨長者和大優婆夷毗伽每天都例常地去服侍佛陀兩次。知道年幼的沙彌們會以期待的眼光看他們的手，他們不曾空手而去。餐前，他們會帶主食和非主食。餐後，他們則帶五種藥和八種飲品。而且他們的家裡永遠準備了兩千個座位給比丘。任何需要食物，或飲品，或藥物的人都能夠立刻如願獲得提供所需。

不曾有一天給孤獨長者會問導師問題。據說給孤獨長者非常愛護導師，因此他避免問問題。他想：「如來是非常嬌嫩的佛陀，是非常嬌嫩的剎帝利。如果導師因為想到『這個居士是我的護持者』而為我開示法，他會累壞了。」因此他不問導師問題。然而，一旦給孤獨長者坐下來，導師



就想：「這個商人保護我不需要保護的地方。我花了四阿僧祇及十萬大劫圓滿波羅蜜。我把自己莊嚴的頭砍掉，挖出我的眼睛，挖出我的心臟，我捨掉親愛得像自己的生命的兒子與妻子，就只是為了能夠向別人教法。這個人保護我不需要保護的地方。」因此就給他一個佛法開示。

在這時候，有七千萬人住在舍衛城。其中的五千萬人在聽聞導師的佛法開示後成為聖弟子，其餘兩千萬人則還是凡夫。聖弟子有兩項任務：餐前，他們供養食物；餐後，他們手裡拿著香和花，叫僕人帶著衣、藥和飲品跟隨他們去聽法。

有一天，大護看到聖弟子們手裡拿著香和花去寺院，他就問：「這一大群人要去哪裡？」「去聽法。」聽到後，他說：「我也要去。」去到時，他頂禮導師，然後坐在人群的外圍。

諸佛在教法時，他們都會觀察聽眾的歸依、持戒、出家等的親依止緣（= 宿世波羅蜜），以及根據他們的根器來教法。因此，那一天導師在觀察了他的親依止緣後，即給予漸進的開示，那就是：布施論、戒論、天論、欲樂的過患、在家的污染及出離的利益。

聽後，大護心想：「當人去到來世時，兒子、女兒與財富都不能隨他而去，甚至自己的身體也不能隨他而去。過在家的生活對我來說有什麼用？我要出家了。」開示結束時，他去找導師，請求出家。導師問他：「你是否有什麼親人，是你應該通知他們的？」「尊者，我有個弟弟。」「好的。」頂禮導師後，他就回家。他叫弟弟來，告訴他：「親愛的弟弟，這家裡的所有財物，無論是有生命的或沒有生命的，這一切我都給你。你就接受它們吧。」「那麼您要做什麼呢？」「我就要去導師座下出家了。」「哥哥，你怎麼這麼說呢？媽死後，對我來說，你就像是媽媽。爸



死後，你就像是我的爸爸。家裡有許多的財富。即使過著在家人的生活，你也可以累積福業。請您別這麼做。」「親愛的弟弟，聽聞導師教法後，我已經不能夠再過著在家的生活了。導師明確地指出諸法的三相（無常、苦、無我），教導初善、中善、後善的法。如果住在家裡，我不能圓滿它。我要出家了，親愛的弟弟。」「哥哥，現在您還年輕。等您老時再出家吧。」「親愛的弟弟，老人的手腳都不聽自己使喚，都不受自己控制，更何況是親戚？我不會按你的話來做。我要圓滿沙門的修行。

老年導致虛弱，手腳不聽使喚；
對於體弱的人，他怎能實踐法？

親愛的弟弟，儘管你有不同的意見，我還是要出家了。」

雖然他的弟弟很悲傷，他還是去見導師，請求出家。出家及受具足戒後，他跟隨教授師與戒師過了五年。第五個雨安居完畢，做了自恣後，他去見導師，頂禮後他問道：「尊者，在這個教法裡有幾項任務。」「比丘，只有兩項任務：經教的任務（**ganhadhura**）和觀禪的任務（**vipassanādhura**）。」「尊者，什麼是經教的任務？觀禪的任務又是什麼？」「經教的任務是根據自己的智慧能力來學習佛陀之言，掌握一部，或兩部，乃至所有三藏：背、誦及教導它們。導向證悟阿羅漢的觀禪任務涉及生活簡樸、樂於偏遠的住處、把自己的心穩固地安住於壞滅、以及持地精進於修行觀禪。」「尊者，我年紀大了才出家，我沒有能力完成經教的任務，但我將完成觀禪的任務。請教我一個業處。」

於是導師教他一個導向阿羅漢的業處。頂禮導師後，他去找比丘作伴，找到了六十個比丘，就和他們一起離開了。走了二十由旬後，他們來到一個邊境的大村莊。在同伴們的陪同下，他入村托鉢。村民見到這些比丘很忠實地執行



自己的任務，就對他們生起了好感，提供他們座位，以及供養他們豐盛的食物。然後他們問：「尊者，您們要去哪裡？」「優婆塞，我們要去適合的地方。」睿智的人知道：「這些尊者是在找過雨安居的住處。」他們就說：「在這三個月裡，如果尊者們能夠住在這裡，我們就能夠受三歸依和受持戒。」那些比丘想：「依靠這些家庭，我們將能夠成就解脫輪迴。所以他們就同意了。得到那些比丘同意後，村民們就建了一個寺院，建夜晚的住處和白天的住處。建好後，他們把寺院供養給比丘們。比丘們也例常只去該村莊托鉢。後來，有一個醫生來見他們，給予他們邀請，說：「尊者，在許多人聚居的地方，難免會生病。如果生了病，請傳話給我，我會給您們藥。」

入雨安居的第一天，長老問那些比丘：「賢友，你們將會以多少個姿勢來度過這三個月？」「以四種姿勢，尊者。」「賢友，這適當嗎？我們必需不放逸，因為我們是從活著的佛陀之處得到了禪修業處才來這裡。言行不一致不能令到諸佛歡喜，只有透過真善的意志才能令到諸佛歡喜。對於放逸的人，四惡道就像他們自己的家。賢友，你們應當不放逸。」「尊者，您呢？」「賢友，我將以三種姿勢來過這些日子，我將不會躺下來。」「善哉，尊者。請您不放逸。」

第一個月過後，不允許自己睡覺的長老患上了眼疾。眼淚從他的眼睛流了下來，就像水從破裂的水罐流出來。一整夜他都精進地禪修，破曉時他才進去自己的房間坐下來。到了去托鉢的時間，比丘們來找長老，跟他說：「尊者，是時候去托鉢了。」「好的，賢友。帶鉢和袈裟吧。」指示他們拿他們的鉢和袈裟後，他自己也出發了。那些比丘見到他的眼睛不斷地流眼淚，就問他：「尊者，怎麼了？」「賢友，風在傷我的眼睛。」「尊者，不是有個醫生給邀請要提供服務嗎？我們將會通知他。」「好的，賢友。」



他們通知醫生。他煮了藥油後，給長老送了過去。長老把藥油塗在鼻子，和往常一樣繼續坐著，過後才入村。醫生見到他，就說：「尊者，聽說風傷了您的眼睛。」「是的，優婆塞。」「尊者，我煮了藥油給您送過去。您有把藥油塗在鼻子嗎？」「是的，優婆塞。」「現在感到怎麼樣？」「還是一樣痛，優婆塞。」醫生心想：「我送給他的藥油只塗一次就能夠病好。怎麼還沒病好呢？」所以他問長老：「塗藥時，您是坐著，還是躺著？」長老保持沉默。儘管被一再地問，他還是不說。醫生想：「我去他的寺院看他的房間。」所以他向長老說：「尊者，您可以走了。」去到寺院，他去檢查長老的房間。看到只有走和坐的地方，卻沒有躺的地方，他就問長老：「尊者，塗藥時，您是坐著，還是躺著？」長老保持沉默。「尊者，請不要這麼做。唯有照顧好身體才能實行沙門的任務。塗藥時，您是坐著，還是躺著？」在醫生一再追問之下，長老回答道：「朋友，你走吧。討論後我再做決定。」

在那裡，長老沒有親戚或血親。那麼他和誰討論呢？他和自己討論，說：「朋友保護者，你說吧，你是珍惜眼睛呢，還是珍惜佛教呢？從無始輪迴以來，已經有無數次你沒有眼睛。許多百個佛，許多千個佛過去了，你都沒有好好地修行一尊佛的教法。現在，你決意在這三個月的雨安居裡不要躺下來，要不斷地精進。因此，就讓你的眼睛壞掉或分解吧。你就只保有佛陀的教法吧，不是眼睛！」教誡自己的身體後，他唸出以下的偈子：

我的眼睛毀壞，耳朵毀壞，身體也一樣，一切和這身體有關的都毀壞，保護者，你為什麼放逸？

我的眼睛老化，耳朵老化，身體也一樣，一切和這身體有關的都老化，保護者，你為什麼放逸？



我的眼睛摧毀了，耳朵摧毀了，身體也一樣，一切和這身體有關的都摧毀了，保護者，你為什麼放逸？

以這三個偈子教誡自己後，他把藥油塗在鼻子，和往常一樣坐著，過後才入村托鉢。醫生見到他，就問他：「尊者，您把藥油塗在鼻子了嗎？」「是的，優婆塞。」「現在感到怎麼樣？」「還是一樣痛，優婆塞。」「尊者，塗藥時，您是坐著，還是躺著？」長老保持沉默。儘管被一再地問，他還是不說。醫生就說：「您沒有做為了自己好而應該做的事。從現在開始，請您不要說『某某人給我藥油』，我也不說『我給您藥油』。」

被醫生放棄後，長老回到寺院，說：「雖然你已經被醫生放棄了，但不要放棄你的姿勢。」

你被視為無藥可救及放棄了，你被醫生捨棄了，肯定（會遇見）死亡，保護者，你為什麼放逸？

以這個偈子教誡自己後，他繼續禪修。中夜時分結束時，他的眼睛與煩惱同時被摧毀了，他成了純觀阿羅漢。他走進自己的房間坐下來。到了去托鉢的時間，比丘們來找長老，跟他說：「尊者，是時候去托鉢了。」「時間到了嗎，賢友？」「是的，尊者。」「那你們去吧。」「尊者您呢？」「賢友，我的眼睛瞎了。」他們看著他的眼睛，自己的眼睛已滿是淚水。他們安慰長老，說道：「尊者，不要擔心，我們會照顧您的。」做了應盡的服務之後，他們入村托鉢。

村民沒見到長老，就問那些比丘：「尊者，我們的長老在哪裡？」聽到事情的經過後，他們（派人）送粥給長老。過後，他們親自帶著食物等去見長老，頂禮長老後，他們滾倒在長老的腳下，痛哭流淚。他們安慰長老，說道：「尊者，不要擔心，我們會照顧您的。」過後就離開了。從那時候開始，他們例常地送粥去寺院。



長老則不斷地教誡其餘六十個比丘。他們也很忠實地遵循他的教誡，在下一個自恣日，全部成了具備四無礙解智的阿羅漢。雨安居結束後，他們想要去見導師，就跟長老說：「尊者，我們想要去見導師。」聽到他們的要求，長老心想：「我很虛弱。在路上有住著非人的森林。如果我和他們一起去，全部人將會很累，而且也得不到食物。我應叫他們先走。」

所以他跟他們說：「賢友，你們先去。」「尊者，您呢？」「我很虛弱。在路上有住著非人的森林。如果我和你們一起去，全部人將會很累，而且也得不到食物。所以你們先走。」「尊者，請不要這樣做，和您一起走我們才去。」「賢友，請不要這樣做。如果你們這麼做，這會讓我感到不適。我的弟弟見到你們時，他會問起我。告訴他我的眼睛瞎了，他就會派個人來我這裡，我將會和那個人一起去。請代我禮敬十力（= 佛陀）和八十大長老。」這麼說後，他遣散他們。

請求長老原諒後，他們就入村。村民為他們提供座位，供養他們食物，然後問：「尊者，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尊者們要離開嗎？」「可以，優婆塞，我們想見導師。」村民們一再地請求他們留下來，但知道他們已經決定要離開，他們就哭著送比丘們一程，然後回來。

次第地前行，比丘們來到了祇陀林。他們代長老禮敬導師和八十大長老。這麼做後，他們去長老的弟弟住的那條街托鉢。該居士認得他們，他友善招待他們，請他們入座，然後問道：「尊者，請問我的長老哥哥在哪裡？」他們告訴他事情的經過。聽後，他滾倒在他們的腳下，痛哭流淚，問道：「尊者，現在應該怎麼做？」「長老希望有人會從這裡去找他，以便他能夠跟那個人一起回來。」「尊者，我的妹妹有個名叫保護者的兒子，請派他去。」「不能這樣派他去，因為路上有危險。讓他出家後，我們才能派他



去。」「尊者，就這麼做，然後派他去。」所以，他們就剃度他（那個男孩）出家（做沙彌），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教他怎麼持鉢、穿袈裟等戒律。告訴他路怎麼走後就派他去。

次第地前進，他來到了那個村莊。在村口見到一個老人，他就問：「這村子附近是否有個森林道場？」「是的，尊者。」「是誰住在那裡？」「一個名叫保護者的長老，尊者。」「請告訴我怎麼去。」「請問您是誰，尊者。」「我是該長老的妹妹的兒子。」所以那個老人就帶他去寺院。頂禮長老後，他住在寺院裡半個月，忠實地服侍長老，做了一切大小的義務。然後他向長老說：「尊者，我母親的哥哥想要見您。我們一起去吧。」「好的，抓住我的手杖。」抓住手杖的一端，他和長老一起入村。村民們為長老提供座位，問道：「尊者，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您要離開嗎？」「可以，優婆塞，我要去頂禮導師。」村民們盡力挽留他們，卻挽留不了，所以送了他們一程後，就哭著回家。

沙彌抓住長老的手杖（帶引長老），走到半路時，來到一個叫做「木柴鎮」（*Kaṭṭhanagara*）的森林村子。長老曾經住在這村子的附近。從該村子出來後，沙彌聽到一個在森林裡撿木柴的女子的歌聲。聽著她唱歌，他愛上了她的聲音。沒有其他任何聲音比得上女人的聲音更能夠滲透遍滿男人的整個身體。因此世尊說：

「諸比丘，我沒有見到有任何其他一種聲音，
能夠像女人的聲音那樣佔據男人的整個心。」
—— *‘Nāhaṃ, bhikkhave, annaṃ ekasaddampi
samanupassāmi, yaṃ evaṃ purisassa cittaṃ
pariyādāya tiṭṭhati, yathayidaṃ, bhikkhave,
itthisaddo’ti* —— 《增支部·一集·經 1.2》

受到她的聲音著迷，沙彌放開了長老的手杖，說道：「尊



者，請等一等，我有事情要辦。」說後，他朝該女子的方向走去。當她見到他時，她靜了下來。沙彌和她破了戒。長老心想：「剛才我聽到有個人的歌聲，那是女人的聲音。這沙彌去太久了。他一定是和那個女人破了戒。」沙彌辦完事後回到長老那裡，說：「尊者，我們走吧。」但長老問他道：「沙彌，你是否做了壞事？」沙彌沉默不語。雖然一再地被追問，他都不回答。當時，長老跟他說：「像你這樣的造惡者不可以執持我的手杖。」

沙彌感到很後悔。他脫掉袈裟，穿上在家人的衣服，說道：「尊者，之前我是沙彌，現在我再變成在家人了。我不是基於信心出家，而是因為害怕路途的危險才出家的。來，我們走吧！」「不管是在家造惡者或沙彌造惡者，造惡者就是造惡者。當你是沙彌時，只是戒你都不能圓滿。現在變成了在家人，你能夠做什麼善事呢？像你這樣的造惡者不可以執持我的手杖。」「尊者，這條路有非人的危難，而您又瞎了，您怎麼能夠留在這裡？」長老答道：「朋友，不用擔心。無論我躺在這裡死掉，還是四處盲目亂走，我不會跟你一起走。」這麼說後，他唸了以下的偈子：

*啊，我的眼睛壞了，來到令人疲憊的路途，我要躺下，
我不走了，絕對不和愚人為友。*

*啊，我的眼睛壞了，來到令人疲憊的路途，我將會死，
我不走了，絕對不和愚人為友。*

聽了這些話後，另一人（剛還俗的沙彌）生起了恐懼感：「啊，我造了魯莽、不當的惡業！」他悲泣地亂舞雙手，逃進森林裡。

由於長老的戒德之力，帝釋天王的六十由旬長、五十由旬寬、十五由旬厚、色如勝茉莉花、在帝釋天王坐下時自動沉下、在他站起來時自動上升的黃石帝座熱了起來。帝



釋天王想：「是誰要把我從座位推下來？」以天眼檢查世間，他見到了長老。因此古老的話說：

天王擁有千眼，清淨的天眼，這個保護者譴責惡，他清淨自己的生命。

天王擁有千眼，清淨的天眼，這個保護者恭敬法，他坐著樂於教法。

當時他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不去幫助這個譴責惡、恭敬法的長老，我的頭很可能會裂成七塊。我要去他那裡。」因此：

*天王有千眼，擁有天王的輝煌。
他立刻來到，來到護眼的面前。*

來到長老近處時，他用腳弄出聲音。長老問他：「這是誰？」「是我，尊者，一個路人。」「優婆塞，你要去哪裡？」「去舍衛城，尊者。」「朋友，你繼續走吧。」「尊者，您又要去哪裡？」「我也要去那個地方。」「那麼我們一起走吧，尊者！」「朋友，我很虛弱。如果和我一起走，你就會被耽誤了。」「我沒有急事。而且如果我和尊者一起走，我就得到了十種福行事之一。我們一起走吧，尊者！」

長老想：「這個肯定是個虔誠的人。」所以他說：「好的，朋友，請抓住我的手杖的一端。」帝釋天王照著做。帝釋天王把距離縮短，使得他們在傍晚就到達舍衛城。長老聽到喇叭、鑼鼓和其他樂器的聲音，就問：「這些聲音是在哪裡？」「在舍衛城，尊者。」「以前我們來這裡時走了很久才到。」「我懂得捷徑，尊者。」這時候長老明白：「這不是人，一定是神。」



天王有千眼，擁有天王的輝煌。
他縮短路程，很快來到舍衛城。

帝釋天王帶引長老到其弟建給長老用的茅屋，讓他坐在一張床椅上。然後，他化身為其弟的親愛朋友來找他，說：「朋友，小護。」「朋友，什麼事？」「你知道嗎？長老已經到了。」「我不知道。朋友，長老是真的到了嗎？」「是的，朋友，我剛從寺院來，見到長老坐在你建給長老用的茅屋裡。」說完他就離開了。

該居士（小護）去寺院，見到長老時，他滾倒在長老的腳下哭泣。然後說：「我就知道這會發生的，尊者。這是為什麼我勸您不要出家。」和長老談了一些時候，他讓兩個男孩奴隸自由，請長老剃度他們出家，然後交代他們照顧長老，說道：「從村裡帶來粥和其他食物，照顧長老。」那些沙彌照顧長老，忠實地做一切大小義務。

有一天，有一群住在其他地方的比丘來祇陀林見導師。禮敬了導師，禮敬了八十大長老後，他們四處參觀寺院。來到護眼長老的住處，他們說：「我們也去拜見他。」就在那時候下起了大雨。所以他們就轉回去，說：「現在已經傍晚了，而且又下著大雨。明天早上才去拜見他吧。」初夜時，雨繼續下著，但到了中夜就停雨了。長老是個勇猛精進的人，習慣行禪。在後夜時，他來到經行道行禪。當時，許多昆蟲從剛被雨弄濕的地下出來。當長老來回行禪時，許多昆蟲被踩死了。長老的弟子沒有及時打掃長老的經行道。當那些到訪的比丘們來到，說：「我們去看長老的住處。」看到經行道上已死的生物時，他們問：「是誰在這裡行走？」「是我們的戒師，尊者。」他們感到不高興，說：「賢友，你們看，這個沙門做了什麼。有眼睛的時候，他躺著睡覺，什麼都不做。現在眼睛瞎了，想到『我要行禪』，他殺死了這些生物。他說『我要做有益的事』，卻做了無益的事。」



所以他們就去告訴如來，說：「尊者，護眼長老想『我要行禪』，卻殺死了許多生物。」「你們有見到他殺死牠們嗎？」「沒有，尊者。」「正如你們沒有見到他，他也沒有見到那些生物。諸比丘，漏盡者沒有想要殺生的意念。」「尊者，既然他擁有成就阿羅漢的親依止緣，為什麼會瞎掉？」「諸比丘，那是因為他自己在過去所造的業。」「尊者，他做了什麼？」「那麼，諸比丘，細心聆聽。」

過去世的故事

在以前，當迦屍國（Kāsi）的國王在波羅奈城（Bārāṇasi）統治國家時，有個醫生到各處的城鎮與村子行醫。見到有個女人視力弱，他問她：「你有什麼不適？」「我的眼睛看不見東西了。」「我會配藥給你。」「請配藥吧，大夫。」「你會給我什麼？」「如果你能夠使我的眼睛復原，我和我的兒子與女兒都做你的奴隸。」他說：「好的。」他就給她配藥，只塗一次藥就使她的眼睛復原了。

這時候，她想：「我承諾要做他的奴隸，也把兒子和女兒給他做奴隸。但他是不會善待我的，因此我要騙他。」因此，當醫生來問她感到怎麼樣時，她答道：「之前我的眼睛只有一點疼痛，現在卻更加痛了。」醫生想：「這個女人在騙我，因為她不願意給我任何東西。我不要她的醫藥費，我要弄給她瞎。」所以他回家告訴妻子這件事。他的妻子默然不語。他準備了一種藥，去找那個女人，叫她將藥塗在眼睛上。她照著吩咐做，雙眼就像燈火熄滅一樣地瞎了。那位醫生就是護眼。（過去世的故事結束。）

「諸比丘，我兒子當時所造的業，此後就一直跟隨著他，因為惡業會跟隨造惡者，就像車輪跟隨拉車之牛的腳。」說了這個故事後，法王指出其間的關係，就像國王在聖旨塗上泥漆後蓋上印章一樣，以及說出這個偈子：



諸法以意為前導，以意為主，由意所造。
若人以污染之意說話或造作，
從此痛苦跟隨他，猶如車輪跟隨拉車（之牛）的腳。

這個偈子說完後，有三萬個比丘成就具備四無礙解智的阿羅漢。

護眼長老的故事第一



二、閃亮耳環的故事

第二個偈子也以「諸法以意為前導」開始，也是在舍衛城說的，關係到「閃亮耳環」（Maṭṭhakunḍali）。

據說，在舍衛城裡住著一個婆羅門，名叫「從來不給」（Adinnapubbaka）。他從來不給任何人任何東西，這是為什麼人們叫他做「從來不給」。他有一個親愛、令他歡喜的獨生子。有一次，他想做一對首飾送給他的兒子。但他知道，如果請金匠來打造，他就必須用米來付費，因此他就自己打金，做了一對閃亮亮的耳環，送給他的兒子。因此他的兒子得到了「閃亮耳環」這個綽號。

他的兒子十六歲時患上了黃疸病。他的母親看著兒子，說：「婆羅門，你的兒子生病了，帶他去給醫生治病吧。」「太太，如果我請醫生來，我必須用米來付他醫藥費。你根本就不理我的財富會損失。」「那麼，婆羅門，你要怎麼做？」「我會找個不會損失財富的方法來處理。」所以他去找一些醫生，問道：「對於如此這樣的病，一般上你們會開什麼藥？」他們就跟他說這樣那樣的樹皮等等。

他就去採來了這些東西，做藥給兒子。然而，不管他怎麼做，他的兒子的情況越來越糟糕，終於沒有救了。看到兒子非常虛弱了，婆羅門就請了個醫生來。醫生看了看那男孩，說：「我有事情要辦，你請別的醫生來醫他吧。」如此拒絕醫治後，他就離開了。婆羅門明白他的兒子就要死了。他想：「所有來見這男孩的人將會看到我家裡的財富，所以我應該把他放到外面。」所以他把兒子抱到屋外，把他放在屋外的騎樓底。

當天凌晨，世尊從大悲定出定後，為了看有哪些良家子弟曾經在過去佛時代做了增上行，善根已經成熟，已經準



備好受法，他就以佛眼觀察世間，把智網遍布一萬個世界。躺在屋外騎樓底的「閃亮耳環」馬上出現在他的智網裡。一見到他，導師就知道他是從屋裡被抱出來放在那裡的，他想：「是否有讓我去那裡的因緣？」他見到這樣：「這個年輕人對我生起淨信心後死亡，死後投生到三十三天界的一個三十由旬的黃金宮殿裡，擁有一千個仙女。該婆羅門則會把他的屍體火化，及去火葬場哭泣。該神會看著自身，身體三迦浮沓³高，穿戴著六十車的首飾，被一千個仙女圍繞著，思惟：『是什麼業讓我獲得這樣輝煌的成就？』他將會知道那是因為對我生起淨信而獲得這樣的成就。他將會對自己說：『這個婆羅門因為害怕損失財富而沒有給我醫病，現在卻去火葬場哭。我要改變他的態度。』他將化身為『閃亮耳環』去找哭泣的父親，在離開火葬場不遠處，倒在地上哭泣。

該婆羅門會問他：『你是誰？』他會回答：『我是你的兒子閃亮耳環。』『你投生到哪裡？』『三十三天界。』³

該婆羅門會問他：『你做了什麼善業？』閃亮耳環會說，他是因為對我生起淨信而投生到三十三天。該婆羅門會問我：『是否有人因為對您生起淨信而投生到天界？』我會回答他：『不是以百計，不是以千計，不是以十萬計，而是無數。』然後我會唸一個法句經的偈子。該偈子唸完時，有八萬四千個眾生了悟法。閃亮耳環將會證得須陀洹果，婆羅門『從來不給』也一樣。所以，因為這個孩子，許多眾生將會了悟法。」

導師知道這一切。因此，隔天早上，在照顧身體所需後，導師在一大群比丘跟隨之下來舍衛城托鉢，次第地走，來到了該婆羅門的家的門口。當時，閃亮耳環面朝屋內躺著。導師知道他沒有見到他，便散發出一道光。該年輕人想：

3 中譯按：一迦浮沓（gāvuta）等於四分之一由旬（yojana）。



「這是什麼光？」轉過頭來，躺著看到導師，他想：「因為盲目愚蠢的父親，我失去拜見這樣光輝的佛陀的機會，也不能服侍他，不能供養他，也不能聽法。現在，我聯手也控制不了。沒有其他事能做了。」他即在心裡生起淨信。導師想：「這就夠了。」然後離開。

當如來走出他的視線外時，他就帶著淨信心死亡，就像從睡眠中醒過來一樣，他投生到天界一個三十由旬大的黃金宮殿裡。該婆羅門把兒子的屍體火化了。他常去火葬場哭泣。他每天都去火葬場，哭泣道：「我的獨生子在哪裡？我的獨生子在哪裡？」

該天子看著自身，思惟：「是什麼業讓我獲得這樣的成就？」他知道那是因為對導師生起淨信。他說：「我生病時，這個婆羅門沒有給我醫病，現在卻去火葬場哭。我要改變他的態度。」他化身為「閃亮耳環」，去到離開火葬場不遠處站著，揮著雙手哭泣。

該婆羅門看見他，心想：「我是為兒子傷心而哭泣，他又是為了什麼而哭？我要去問他。」因此，他以這個偈子來問：

*身體莊嚴，閃亮耳環，
戴著花飾，塗上黃檀，
揮著雙手，你在哭泣，
在森林中，你為何苦？*

該年輕人說：

*散發光芒，純金所造，
馬車之身，我得一個，
它的雙輪，我找不到，
因此而苦，我命休矣。*



當時，婆羅門跟他說：

用金打造，寶石所造，
用銅打造，或銀所造，
跟我說吧，幸運青年，
一雙車輪，我會給你。

聽了這話，年輕人想：「這個婆羅門沒有給兒子藥。但見到我長得像他的兒子，他哭著說：『我（給你）做黃金等所造的馬車輪。』我要降服他的傲氣。」所以他說：「你能做給我多大的一雙車輪？」（婆羅門）答道：「你想要多大，我就做多大。」他就討：「我要月亮和太陽，把它們給我。」

該年輕人向他說，

日月兩者是兄弟，
我的馬車金所造，
配此雙輪光照耀。

當時，婆羅門跟他說：

年輕人你是愚人！
你想要的不可得，
我想你將會死掉，
日月你絕得不到。

當時，年輕人跟他說：「為看得見的哭泣是愚人，還是為看不見的哭泣是愚人？」

它們來去可看得見，
街的兩邊可見其光，
死者已逝不復可見，
於此哭泣誰更愚蠢？



聽了這話，婆羅門想：「他說得有道理。」

年輕人啊，你說的真實，
兩個哭人，我確實更蠢，
就像小孩，為月亮哭泣，
我哭死者，逝者豈可得？

說後，他因為年輕人的話而不再憂傷，及以以下的偈子來讚揚年輕人：

當我在燃燒，如火上加油，
你用水倒下，滅我一切苦。

你拔除了我的箭，在我心中的憂傷，
雖然我極度憂傷，我為子憂你解除。
我的憂箭已拔除，我已清涼且平靜，
青年的話我聽後，不再憂傷不再哭。

然後問他：「你是誰？」及說：

你是神或干達婆，或帝釋蒲林達達⁴？
你是誰及誰的兒，我應怎樣稱呼你？

年輕人答道：

你為他流淚及為他哭，
在火葬場火化的兒子，
我造了一個善業之後，
成為三十群眾一分子。

接著婆羅門跟他說：

我沒見到你在自家

4 蒲林達達（Purindada）是帝釋（Sakka）的另一個名稱。



有做布施或多或少，
或曾持守布薩八戒，
透過何業你去天界？

年輕人說：

當我生病，遭受病苦，
身受病磨，躺在家時，
我見佛陀、超越疑惑、
善逝無垢、智慧超群。
滿心歡喜，以淨信心，
我向如來，合掌禮敬，
我所做的，是這善業，
死後成為，三十之群。

當年輕人這麼說時，婆羅門的全身遍滿了喜。他以以下的偈子表露該喜悅：

真是奇妙真了不起，
合掌之業有此果報，
以歡喜意及淨信心，
我今日即歸依佛陀。

接著，年輕跟他說：

今日你就以淨信心，
歸依佛陀及法及僧；
同樣也要受持五戒，
善持不斷且無破損，
立刻遠離殺害生命，
世間不給之物不取，
不喝酒及不說妄語，
知足於自己的妻子。



婆羅門同意地說：「好的。」再說以下的偈子：

夜叉你是願我幸福，
天神你是願我得益，
我會依你的話來做，
你是我的指導老師。

我歸依佛陀及無上法，
以及歸依人天的僧團。
我立刻遠離殺害生命，
世間不給之物我不取，
我不喝酒及不說妄語，
我知足於自己的妻子。

接著，天子跟他說：「婆羅門，你的家裡有許多的財富。去見導師後，你應做供養，聽法，發問。」這麼說後，他就從那裡消失了。

婆羅門回到家後，就跟妻子說：「太太，今天我要邀請喬達摩沙門來，及問他問題，你去準備招待。」說後，他就去到寺院，沒有禮敬導師，也沒有表示歡喜，就站在一旁，說：「喬達摩大師，請同意今天和比丘僧團來我家用餐。」導師同意了。一得到導師的同意，他就趕回家準備豐盛的主食與非主食。

導師在比丘僧團陪同之下來到他的家，坐在已經準備好的座位。婆羅門很恭敬地服侍他。當時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裡。據說，每當執持邪見的人邀請如來，就會有兩群人到來聚集。執持邪見者聚在那裡，想：「今天，我們將會見到喬達摩沙門被問到起苦惱。有正見者聚在那裡，想：「今天，我們將會見到佛陀的力量、佛陀的光輝。」



（如來）用完餐後，婆羅門走近如來，坐在一個比較低的座位，問這樣的問題：「喬達摩大師，是否有人既沒有供養您，也沒有禮敬您，沒有聽法，沒有受持布薩戒，而只是因為對您生起淨信心就投生到天界？」「婆羅門，你為什麼要問我。你的兒子『閃亮耳環』不是已經告訴你，他自己是因為對我生起淨信心而投生到天界嗎？」「什麼時候，喬達摩大師？」「今天你去火葬場哭時，不是見到有個年輕人在不遠處揮著雙手哭泣嗎？你不是跟他說『身體莊嚴，閃亮耳環，戴著花飾，塗上黃檀』嗎？」接著導師說出他們兩人的對話，以及說「閃亮耳環」的整個故事。

就因為這個緣故，導師說出佛語：「婆羅門，不是一百，不是兩百，因為對我生起淨信心而投生到天界的人是無數的。」當時，有許多人不同意。導師知道有人不同意，所以他決意：「閃亮耳環天子和他的宮殿來這裡。」當時，戴著天界的首飾、身體三迦浮沓大的閃亮耳環天子從宮殿下來，頂禮導師後，站在一旁。接著，導師問他：「你造了什麼業讓你得到這樣的成就？」再說此偈：

*天神，你的美麗極其超凡，
站著像藥星照耀一切方向；
我問你，擁有大威力的神，
做人時你做了什麼福業？*

「尊者，因為對您生起淨信心，我得到這項成就成為天子。」「你是因為對我生起淨信心而得此成就？」「是的，尊者。」大眾看著天子，讚歎道：「佛陀的功德真奇妙。『從來不給』婆羅門的兒子沒有做過其他福業，只是對導師生起淨信心就得到這樣殊勝的成就。」

接著（佛陀跟他們）說：「我們的意是善與不善業的因，意是前導，意是主。以清淨意造的業會跟著人去天界或人界，就像影子不會離開他。」說完這個故事後，法王指出



其間的關係，就像國王在聖旨塗上泥漆後蓋上印章一樣，以及說出這個偈子：

2.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sann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sukham · anveti, chāyā'va anapāyinī.*⁵

諸法以意為前導，以意為主，由意所造。
若人以清淨之意說話或造作，
從此快樂跟隨他，猶如形影不離。

這偈子唸完時，有八萬四千個眾生了悟法。閃亮耳環天子證得須陀洹果，婆羅門「從來不給」也一樣。

閃亮耳環的故事第二

⁵ pasannena 以清淨的；sukham 快樂；chāyā 影子 + iva 就像 = 就像影子
anapāyinā 不離去 (= na 不 + apāyinā 離去) 其餘的請參考偈 1。



三、提舍長老的故事

「他辱罵我」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所講，關係到提舍長老（Tissa Thera）。

據說，尊者提舍長老是世尊的姑姑的兒子。他老了才出家。他享用因諸佛出現而有的利養與恭敬，身體很胖，他穿著打到很平滑的袈裟，時常坐在寺院中央的講堂裡。

（有一天）來參見如來的訪客比丘們見到他，心想：「這是個大長老。」他們走近他後，請求為他服務，請求為他塗腳等等。他保持沉默。然後，有個年輕比丘問：「你有多少個戒臘了？」「沒有戒臘，我老了才出家。」「朋友，沒有教養的老人，你不知自量。看見這些大長老，連適當的事你都沒做。他們請求做服務時，你保持沉默接受了。你一點悔意都沒有。」（說後）他彈手指。他（提舍尊者）生起剎帝利的傲氣，問道：「你們要來見誰？」他們答道：「來見導師。」「對於我，你們想『這是誰』，我將除掉你們的根。」這麼說後，他淒苦、不悅、痛哭地來見導師。

當時，導師問他：「提舍，你怎麼淒苦、不悅、哭到滿臉是淚地來這裡？」那些比丘們說：「他去會給我們製造麻煩。」因此就和他一起去，頂禮導師後，坐在一旁。他（提舍尊者）回答導師的問題，說：「尊者，這些比丘辱罵我。」「但那時候你坐在哪裡？」「在寺院中央的講堂裡，尊者。」「你有見到這些比丘到來嗎？」「是，見到，尊者。」「你有沒有起身迎接他們？」「沒有，尊者。」「你有沒有請求幫忙他們拿東西？」「沒有請求，尊者。」「你有沒有請求做服務及拿水給他們？」「沒有請求，尊者。」「你有沒有拿座位來給他們，頂禮他們，幫他們塗腳？」「沒有做，尊者。」「提舍，你應該對年長的比丘們做這一切服務，沒有做此服務的人沒有資格坐在寺院中央。那



是你的錯。向這些比丘懺悔。」「尊者，他們辱罵我。我不要向他們懺悔。」「提舍，不要這麼做。那是你的錯。向他們懺悔。」「尊者，我不要懺悔。」

當時，那些比丘向導師說：「尊者，這個人很不聽話。」導師答道：「諸比丘，這個人不只是現在才不聽話，以前他也一樣不聽話。」「尊者，我們知道他現在不聽話，但在過去他又做了什麼呢？」「那麼，諸比丘，細心聆聽。」說後，（導師）就講起過去（的故事）。

過去世的故事

在以前，某個國王在波羅奈城統治國家時，有個名叫「執天」（Devila, Devala）的修行人。住在喜馬拉雅山八個月後，他想要在城鎮附近住四個月，以及獲取鹽與醋。從喜馬拉雅山來到一個城市的城門時，他見到幾個男孩，就問：「來到這個城鎮的出家人要住在哪裡？」「在瓦匠的工堂裡，尊者。」修行人就去到瓦匠的工堂門口站著，說：「巴卡瓦（Bhaggava），如果你同意的話，我想要在這個工堂裡住一晚。」瓦匠答道：「我們晚上在這堂裡沒有工作。這間堂很大，您可以隨您所喜住下來，尊者。」他把工堂交給（修行人）。

該修行人進去工堂裡坐下來，不久之後另一個從喜馬拉雅山來、名叫「納拉達」（Nārada）的修行人向該瓦匠請求住一晚。瓦匠想：「先到的那人不知願不願意和這個人同住，我要免除自己的責任。」所以他說：「尊者，如果先到來的那個出家人同意，您可以隨意在這裡過夜。」因此納拉達就去找執天，請求說：「老師，如果您同意，我們可以在這裡過一晚。」執天答道：「這個堂很大，進來睡在一邊吧。」納拉達就進去，坐在先進去的執天的後面。他們兩人互相問候過後，就躺下來。



睡覺的時候，納拉達細心地注意執天躺臥的地方和門口的方位，然後躺下。然而，執天去躺下來時，並沒有躺在自己躺臥的地方，而去橫躺在門中央。晚上納拉達出去時，他踩到執天的髮髻。執天喊：「誰踩我？」納拉達說：「老師，是我。」「假結髮修行人！你從森林來踩我的髮髻！」「老師，我不知道您躺在這裡，請原諒我。」納拉達說後就走去外面，留下執天在那裡哭。

執天想：「我要讓他進來時也踩到我。」他就轉過身來，把頭朝（之前）腳的地方躺下來。納拉達進來時想：「之前我傷了老師，現在我要從他的腳那邊進去。」結果進來時踩到他的頸項。執天喊：「這是誰？」納拉達說：「是我，老師。」「假結髮修行人！你先前踩我的髮髻，現在踩我的頸項。我要詛咒你。」納拉達說：「老師，我沒有錯。我不知道您這樣躺著。進來時我想『之前我傷了您，這次我要從您的腳邊進來』。請原諒我。」「假結髮修行人，我要詛咒你！」「老師，請別這麼做。」但執天不理他的話，還是詛咒他說：

*具備千光及百火，太陽驅除了黑暗，
明天太陽升起時，願你的頭裂七塊。*

納拉達說：「老師，我說我沒有錯。但您不理我的話而詛咒我。願那個犯錯的人的頭裂成七塊，而不是無辜的人。」說後，他詛咒說：

*具備千光及百火，太陽驅除了黑暗，
明天太陽升起時，願你的頭裂七塊。*

他是具備大威力的人，能夠觀到過去四十個大劫及未來四十個大劫，總共八十個大劫。因此他觀察：「這個詛咒會降臨在誰身上？」知道它會降臨在執天身上，他對他生起悲憫心，因此用神通力阻止太陽升起。



當太陽沒有升起來，市民就去到皇宮門口，哭道：「陛下，您是王，但太陽沒有升起來。請幫我們讓太陽升起來。」國王檢查自身的業等等，沒有見到有什麼不當的，就想：「能夠做什麼呢？」他懷疑：「可能有出家人在爭吵。」所以他問：「在這城裡有出家人嗎？」「陛下，昨天有出家人來到瓦匠的工堂。」國王立刻叫人拿著火炬帶路，去到那裡，頂禮納拉達後，坐在一旁，說：

納拉達，閻浮洲的人沒法工作，
為何世界一片黑暗，請您回答我的問題。

納拉達告訴他們整件事情的經過。「因此緣故，我被他詛咒。當時我說：『我沒有錯。願該詛咒降臨在犯錯的人身上。』詛咒他後，我觀察到，太陽升起時他的頭就會裂成七塊。因為悲憫他，我不允許太陽升起來。」「尊者，他要怎麼做才能沒有這個危險？」「如果他向我懺悔，就沒有危險。」

（國王向執天說：）「那麼你應該懺悔。」「大王，這個人踩了我的髮髻和頸項，我不要再向這個假結髮修行人懺悔。」「尊者，請懺悔。請您別這麼做。」「我不懺悔。」「您的頭會裂成七塊的。」但是執天還是不懺悔。當時國王向他說：「你是不會自己願意懺悔的了。」說後就捉住他的手、腳、肚子與頸項，強逼他頂禮納拉達的腳。納拉達說：「老師，起來吧，我原諒您。」說後，他向國王說：「大王，這個人並不是自願懺悔的。離這城鎮不遠之處有一個湖，帶他去那裡，在他頭上放一個泥塊，要他在水深及頸之處站著。」

國王照辦了。納拉達跟執天說：「老師，當我取消神通力，太陽升起時，你要沉進水裡，從另一個地方出來，然後離開吧。」當陽光照到泥塊時，泥塊裂成了七塊。執天則沉進水裡，從另一個地方出來，然後逃走了。



導師給與這堂法的開示後，說：「諸比丘，當時的國王是阿難，執天是提舍，納拉達則是我。當時他也是一樣不聽話。」說後，再向提舍長老說：「提舍，如果比丘想『某某人辱罵我，某某人打我，某某人擊敗我，某某人搶了我的東西』，他的怨恨就不會止息。如果沒有心懷這樣的念頭，怨恨就會止息。」說後，導師誦出以下的偈子：

3. *'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 ajini maṃ, ahāsi me,
'Ye ca taṃ upanayhanti, veraṃ tesarṃ na sammati.*

「他辱罵我，打我，擊敗我，掠奪我。」對於那些心懷這個（想法）的人，他們的怨恨不會止息。

4. *'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 ajini maṃ, ahāsi me,
'Ye ca taṃ n'upanayhanti, veraṃ tesūpasammati.*

「他辱罵我，打我，擊敗我，掠奪我。」對於那些沒有心懷這個（想法）的人，他們的怨恨就會止息。

開示結束時，十萬個比丘證得須陀洹果等等。這堂法的開示對大眾有益。不聽話的也變得聽話了。

提舍長老的故事第三



四、黑女夜叉的故事

「的確，不能以恨」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所講，關係到某個不能生育的女人。

據說，有個居士的兒子在父親死後，自己一人做所有的田務、家務及照顧母親。其時，他的母親說：「親愛的兒子，我帶個女子來給你（做妻子）。」「媽，不要這麼說。我會終您一生照顧您的。」「親愛的兒子，你一個人做所有的田務與家務。這不是我的心所樂意的。我要帶來。」他一再地拒絕，後來終於保持沉默。

母親就出門，想要去某間人家。當時，兒子問她：「您要去哪一間家？」她就回答：「某某間家。」他不讓她去那間家，而告訴母親他自己所喜歡的一戶人家。她就去到那裡，選了一個女子說親，訂了日期，把該女子帶回家給兒子（做妻子）。該女子卻不能生育。當時，母親向兒子說：「你自己屬意要我帶來的女子，現在證明是不能生育的。沒有兒子的家庭會絕後，香火不續。因此我要為你帶來另一個女子。」「媽，夠了。」但她一而再地提出這個建議。不孕女聽到這話，就想：「對於父母的話，兒子是不能不聽從的。如果她帶來的另一個女子生了孩子，他們就要把我當做奴隸來看待。倒不如我自己為他帶來一個女子。」她就去到一戶人家，為她的丈夫向一個少女說親。該少女的父母拒絕，說：「妳這是說什麼？」「我不能生育。沒有兒子的家庭會絕後。如果你們的女兒生了兒子或女兒，她就會成為這間家的女主人了。把她給了我的丈夫吧。」終於他們同意了她的要求，她就把該少女帶回家給丈夫做妻子。

後來她想：「如果這個少女生了兒子或女兒，她就會成為這間家唯一的女主人。我要確保她不會生孩子。」然後，



她就跟她（小老婆）說：「當妳懷孕時，妳要告訴我。」「好的。」根據承諾，小老婆懷孕時就告訴大老婆。大老婆習慣於每天都親手拿粥給小老婆。所以她把墮胎藥加進食物裡給小老婆，導致小老婆流產。第二次懷孕時，小老婆又通知她，她也第二次用同樣的方法導致小老婆流產。後來鄰居問小老婆：「不是她在阻礙妳嗎？」當她告訴她們事情的經過時，她們說：「妳這盲目的蠢人，為什麼妳這麼做？那個女人怕妳會掌權，所以準備了墮胎藥給妳，讓妳流產。不要再告訴她了。」因此，第三次懷孕時，小老婆就沒有告訴大老婆。後來，大老婆看到她的肚子大了起來，就說：「為什麼妳沒有告訴我妳懷孕了？」「是妳弄到我流產了兩次，為什麼我要告訴妳？」

大老婆想：「現在我完了。」從那時起她就一直注意什麼時候小老婆沒有戒心。當胎兒完全成長時，她得到了一個機會，就準備了藥給小老婆。因為胎兒已經完全成長，所以不能流產，而是橫著出來。小老婆感到劇烈的痛苦，知道生命就要結束了，就說：「妳殺了我。是妳自己帶我來的，也是妳殺了我的三個孩子，現在連我也要殺死了。從這裡死後，願我生為女夜叉，吃掉妳的孩子。」這麼發願後，她就死了，投生在那間家裡成為母貓。丈夫捉住大老婆，說：「妳做到我家破人亡了。」他就用肘、膝等揍她。她被打到死了，死後投生在那間家裡成為母雞。

不久之後，母雞生了蛋，母貓來到就把蛋給吃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也被吃掉了。母雞想：「吃了我的三個蛋後，現在妳連我也要吃掉了。」牠發願：「從這裡死後，願我能夠吃掉妳和妳的孩子。」死後，牠投生在森林裡成為一隻母豹。母貓後來投生為母鹿。母鹿生產時，母豹來了三次，把牠的三隻小鹿吃掉了。」母鹿臨終時發願：「這只母豹三次來吃掉我的孩子，現在連我也要吃掉了。從這裡死後，願我能夠吃掉牠和牠的孩子。」死後她投生為女夜叉。母豹死後則投生為舍衛城一戶人家的女兒。她長大後



結了婚，去住在丈夫位於村口的家裡。後來她生了個兒子。女夜叉就化身為她的好朋友的样子，來到她家，問：「我的朋友在哪裡？」「在內室裡，剛剛生產。」「我要看她是生了兒子還是女兒。」進到內室，假意要看孩子，她捉了孩子就吃掉，然後走掉了。第二次的時候，她也一樣把孩子吃掉了。第三次的時候，當那個女人大腹便便時，她向丈夫說：「夫君，在這裡有個女夜叉吃了我的兩個兒子後走掉了，現在我要回娘家生產。」回到娘家後，她生了個孩子。

當時，女夜叉去扛水。維薩凡納（Vessavaṇa 北方天王）的女夜叉們必需輪流值班，幫他從阿諾達達湖（Anotatta）打水，一個接一個地傳過來。這麼做了四個月或五個月後，她們就被釋放了。其他的女夜叉們因為體力耗盡而死了。一旦被解除了扛水的工作，該女夜叉就急速去到那個女人的家，問：「我的朋友在哪裡？」「妳哪裡能夠見到她。在這裡，每次她生的孩子都被一個來這裡的女夜叉吃掉了，所以她回娘家了。」女夜叉說：「無論她去到哪裡，她都逃不過我。」在瞋恨心驅使之下，她趕著去那個城市。

而那個女子在為孩子取名的日子，為孩子洗澡、取名後，說：「夫君，現在我們回自己的家吧。」和丈夫帶著兒子走到朝向寺院中的路上時，她把兒子交給丈夫，在寺院的池塘裡洗澡。洗完澡後，輪到丈夫洗澡時，她上來站著給兒子餵奶。就在那時候，她見到女夜叉來了，她認出女夜叉，就大聲叫喊：「夫君，快來，這是那個女夜叉。快來，這是那個女夜叉。」她不能等到他上來，因此轉身跑進寺院裡。

這時候，導師正在大眾之中教法。她把兒子放在如來腳下，說：「我把這個孩子給您，請您賜予我的兒子生命。」住在門樓名叫開心（Sumana）的神阻止該女夜叉進去裡面。導師向阿難長老說：「阿難，你去把那個女夜叉叫進來。」



長老就去叫她進來。那個女人說：「尊者，這個女夜叉來了。」導師說：「讓她來，不要出聲。」當女夜叉到來站著時，導師說：「為什麼妳這麼做？如果妳沒有正面遇到像我這樣的佛，妳們就會像蛇和一樣，見到敵人就會叫喊與發抖，以及像烏鴉和貓頭鷹一樣，整個大劫都會互相懷恨。為什麼妳要以怨報怨？怨恨只能以無怨恨來止息，不能以怨恨來止息。」接著說出這個偈子：

*5. Na hi verena verāni sammantīdha kudācanaṃ,
Averena ca sammanti, esa dhammo sanantano.*

*的確，在這世上，以恨絕不能止恨，
唯有以無恨才能止恨，這是永恆的真理。*

於此，「的確，不能以恨」（**na hi verena**）：要用唾液、鼻涕等不淨物來洗乾淨被不淨物弄髒的地方，使它變得無味，這是不可能的。只會使那個地方更加不淨，更加臭。同樣的，以辱罵來回應辱罵，以打鬥來回應打鬥，以怨恨回報怨恨是不能平息怨恨的，只會讓到怨恨不斷增長。這就所謂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以恨來止息恨，（這樣）只會讓怨恨增長。

「以無恨才能止息」（**averena ca sammanti**）：就像唾液等不淨能夠以清淨的水來清洗去除，使到那個地方乾淨清香，同樣的，以無恨，以忍辱與慈愛的水，以如理作意，以省思，就能止息與消除怨恨，使怨恨消失。

「這是永恆的真理」（**esa dhammo sanantano**）：以無恨來止息怨恨這個作法是古老之法，是一切佛、辟支佛與漏盡者所行之道。

這個偈子說完時，該女夜叉證悟了須陀洹果。這堂法的開示也對到來的群眾有益。



導師跟那個女人說：「把妳的兒子給她。」「我怕，尊者。」導師說：「不要怕，妳不需要再因為她而感到害怕。」那個女人就把兒子交給她。她親了親及摸了摸那嬰孩後，把他還給母親，接著開始哭泣。當時，導師問她：「這是怎麼了？」「尊者，以前我雖然吃不飽，但總還能維持生命。但現在要怎樣過活呢？」當時，導師安慰她說：「不要擔心。」然後跟那個女人說道：「把這個女夜叉帶回自己的家住，給她上等的粥和飯，照顧她。」

那個女人把她帶回家，讓她住在屋子的大樑，給她上等的粥和飯，照顧她。當人們用連枷⁶來為稻米脫粒時，她害怕連枷會打到她的頭。她就和她的朋友說：「我不能住在這裡，把我安頓在另一個地方。」她次第地被安頓在連枷房、水桶、烘烤房、柴房、垃圾堆與村門。但她拒絕住在這些地方，說：「在這裡，當連枷被舉起來時，就像要把我的頭打裂一樣。在這裡，男孩們會倒掉水。在這裡有狗躺著。在這裡有男孩來大小便。在這裡，他們會倒垃圾。在這裡，村裡的男孩們會來看相算命。」後來，她被安頓在村外一個幽靜的地方，她的朋友帶粥、飯等等去那裡，照顧她。

那個女夜叉這樣想：「現在我這個朋友做了許多安排，我要怎樣回報她？」她就通知她的朋友，說：「今年的雨水多，把妳的農作物種在高地。今年的雨水少，把妳的農作物種在低地。」其他人的農作物因為水太多或沒有水而毀壞了，但該女人的農作物則大豐收。

後來，其他人就問她：「大姐，妳的農作物不會因為水太多或沒有水而毀壞，妳好像預先知道雨水會多或雨水會少，而根據它來工作。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的朋友女夜叉告訴我們雨水會多或雨水會少，我們就根據她的話

6 連枷：古時脫粒用的農具，由一個長柄和一組平排的竹條或木條構成，用來拍打穀物，使子粒掉下來。



把農作物種在高地或低地，因此我們大豐收。你們沒有見到嗎？我們例常從家裡帶了粥、飯等去出，它們就是帶去給她的。你們也應該帶粥、飯等帶去給她，這樣她就會也照顧你們的工作。」

整個城鎮的居民立刻向她（那個女夜叉）致敬。從那時起，她就照顧所有人的工作。她得到上等的供養，以及有一大群的隨眾。後來她制訂了八張食票的制度，這個制度流傳到今日。

黑女夜叉的故事第四



5. 憍賞彌比丘的故事

「然而，其他人不知道」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所講，關係到憍賞彌比丘。

在憍賞彌的美音精舍（Ghositārāma）住著兩個比丘，一個是律藏持者（Vinayadhara），另一個是說法者（Dhammakathika），各有五百個隨眾比丘。有一天，說法者如廁後，所用的水勺還有剩水，他留下它就離開衛生間。後來律藏持者進去那裡，見到那水。出來後，他問說法者：「賢友，那水是你留下來的嗎？」「是的，賢友。」「你不知道那是有罪的嗎？」「是的，我不知道。」「賢友，那是有罪的。」「那麼我就懺這個罪。」「當然，賢友，如果你不是故意、不是存心做的，那就沒有罪。」說法者把有罪的看成無罪⁷。

律藏持者就告訴自己的學生們：「這個說法者犯了罪卻不知道。」他的學生們見到說法者的學生時，說：「你們的戒師犯了罪後卻不知道自己犯了罪。」他們就去告訴自己的戒師。他就這麼說：「這個律藏持者之前說那是無罪的，現在卻說有罪。他是騙子。」他們就去（跟律藏持者的學生們）說：「你們的戒師是騙子。」他們（兩群比丘）就互相爭吵，越來越激烈。後來律藏持者找到了一個機會，就針對說法者不見罪做了「舉罪羯磨」（*ukkhepanīya-kamma*）。從那時起，甚至護持他們的施主們也分裂成兩派。接受他們教誡的比丘尼們、保護神們、他們的親友、住在天空的眾神，直到梵天界，所有的凡夫都分裂成兩派。從四大王天到色究竟天都起了這項爭論。

當時，某個比丘來見如來，告訴如來說：「舉罪的律藏持者的弟子們認為舉罪該比丘的羯磨是如法的，但是被舉

7 說法者是有意留下水在水勺裡，所以有罪，但他以為自己沒罪。



罪的說法者的弟子們認為舉罪（他們的戒師）的羯磨是不如法的，因此不顧舉罪者的阻止，（為自己）召集了一群支持者。」世尊叫人傳了兩次話，說：「希望他們能夠和合。」但是得到的回覆是：「尊者，他們不要和合。」第三次的時候，世尊說：「比丘僧團分裂了，比丘僧團分裂了。」然後去找他們，指出舉罪的比丘們與不見罪的比丘們的過錯，再指示他們即刻在同一個結界（*sīmā*）裡舉行布薩（誦戒）等，以及制定了食堂的義務，要那些在食堂爭吵的比丘們間隔地坐⁸。

聽到「現在他們又再爭吵了」，世尊再去找他們，說：「諸比丘，夠了，不要爭吵。諸比丘，爭吵、鬥爭、異執、爭論都是無益的。就是因為鬥爭，讓一隻小小的鵝鵝最終導致一隻大象滅亡。」說了《小鵝鵝本生經》（*Laṭukika Jātaka*）後，世尊再說：「諸比丘，你們應該和合，不要爭論。就因為爭論，令到數十萬的鵝鵝滅亡。」接著說了《鵝鵝本生經》（*Vaṭṭaka Jātaka*）。

但是，他們還是不接受世尊的話。（當時）某個不願意讓如來煩惱的如法說者說：「尊者，且讓世尊、法主不要操心。尊者，且讓世尊安住於現法樂住，安住於不做事。就讓我們自己因為爭吵、鬥爭、異執、爭論而臭名遠播。」因此，如來說了一個過去世的故事：

「諸比丘，以前，名叫梵與的迦屍國國王住在波羅奈城。梵與王佔領了憍薩羅國長壽王（*Dīghīti*）的國家。（長壽王的兒子）長壽王子（*Dīghāvu*）喬裝（成別人。後來當上了梵與王的侍衛。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個機會），掌控了這個殺父仇人的生死大權，（但接著）卻把自己的生命交給這個仇人。從此以後，他們就和平相處。諸比丘，執持棍杖與武器的那些王也如此堪忍與柔和。諸比丘，你們

8 一派的比丘坐第一、第三、第五等等的位子，另一派的比丘坐第二、第四、第六等等的位子。



是在如此善說的法與律中出家，你們應該更加優越，應該更有包容心與柔軟心。」世尊如此教誡後，他們還是不能和合。世尊對那擁擠的生活環境感到不滿意，心想：「現在，我住在這個擁擠不舒適的環境裡。這些比丘又不聽我的話。不如我去森林裡獨自一人過活。」這麼想後，世尊在憍賞彌托鉢，然後沒有向比丘僧團告別，就獨自一人帶著鉢和袈裟去到巴拉卡（**Bālaka**）製鹽者的村莊。在那裡，世尊向巴古長老（**Bhagu Thera**）開示獨行生活。然後去到東竹鹿苑向三個良家子弟（阿那律尊者、金毘羅尊者、難提尊者）開示和合的利益。再從那裡去到巴厘雷亞卡（**Pāliḷeyyaka**）。在巴厘雷亞卡附近一座受到保護的森林裡，世尊住在一棵美麗的沙羅樹下，由巴厘雷亞卡象照顧，舒適地在那裡度過雨安居。

住在憍賞彌優婆塞去到寺院時見不到導師，就問：「尊者，導師在哪裡？」「去了巴厘雷亞卡林。」「為什麼呢？」「他致力於讓我們和合，但是我們不和合。」「尊者，那是說您們在導師的座下出家後，在他指示您們和合之下，您們卻拒絕和合？」「就是這樣，朋友。」（那些人就說：）「這些人在導師座下出家，但在導師指示他們和合之下，他們拒絕和合。就因為這些人，讓我們不能見到導師。對於這些人，我們不要提供座位、不要禮敬等等。」從此，他們不再向那些比丘做出任何適當的義務。

那些比丘只得到非常少的食物，都感到非常饑餓，要不了幾天就讓他們清醒過來。他們互相懺悔自己的過失，請求對方原諒，然後說：「優婆塞，我們已經和合了，你們也應像以往那樣對待我們。」「尊者，您們是否有請求導師原諒？」「我們沒有去請求原諒，朋友。」「那麼您們應該請求導師原諒。一旦導師原諒了您們，我們也會像以往那樣對待您們的。」當時是在雨安居期間，他們沒有辦法去找導師，因此他們非常艱苦地度過了雨安居。然而，導師在象的照顧之下過得很舒適。這隻象就是為了能夠舒



適地過活，才捨棄了象群，來到這座森林。牠這麼說：「這裡的公象、母象、幼象、小象讓我感到住在這裡很擁擠。我吃的是牠們吃掉草尖的草，我打斷的每枝樹枝都被牠們吃掉了，我喝的是牠們弄到混濁的水。每當我進入水裡或從水裡出來時，母象們都來擦我的身體。不如我離開這群象，獨自過活。」

當時，這隻象離開象群，來到受到保護的巴厘雷亞卡林，來到那棵美麗的沙羅樹下，走近世尊，走近後頂禮世尊，再四處看看有沒有掃把。因為沒有見到掃把，牠就用腳踢那棵美麗的沙羅樹的下面，再用象鼻捲走那棵樹的上端。牠就這樣捲著一枝樹枝來掃地。過後，牠用象鼻拿起水壺來準備飲用水。需要熱水時，牠怎樣準備熱水呢？首先，牠用鼻子拿著木棍鑽木取火，然後添加木柴燒火。牠就這樣起火。然後牠丟一些小石頭在火堆裡。接著牠用一枝大木棍把燒熱的石頭推進盛了水的大石頭凹洞裡，再用鼻子測試水的溫度。知道水已經夠熱時，牠就去找導師，頂禮他。導師就說：「巴厘雷亞卡，你的水熱了嗎？」說後就去到那裡洗澡。過後，牠會帶來各種不同的水果，供養給導師。

當導師要入村托鉢時，牠會拿導師的鉢與袈裟放在額頭上，陪著導師一起走。來到村莊附近時，導師說：「巴厘雷亞卡，從這裡開始，你不可以再前進了，把我的鉢與袈裟拿來。」拿了鉢與袈裟後，導師就入村托鉢。牠就一直站在導師離開的地方等他回來。導師回來時，牠就上前去迎接導師，和之前一樣幫忙拿鉢和袈裟，然後把它們放在導師的住處，向導師盡義務後，拿樹枝幫導師扇風。夜晚時，為了防止野獸的危險，牠用鼻子拿了一支大木棍，想「我要保護導師」，因此整夜都在森林裡來回巡邏，直到天明。據說從此該森林就被叫做巴利雷亞卡保護林。天亮時，牠供養導師洗臉水等等，以及像之前所說那樣執行一切義務。



當時，有一隻猴子見到那隻大象每天起來向如來執行義務，牠就想：「我也要做些事。」有一天，當牠四處跑時，牠見到沒有蒼蠅的「杖蜜」（*daṇḍakamadhu*），牠便把連著蜜巢的樹枝折斷，帶著它去找導師，再撕了一片芭蕉葉，把蜜巢放在芭蕉葉上，把它供養給導師。導師接受了。猴子看著想：「他會吃呢，還是不吃？」見到導師接受它後坐下來沒吃，牠就想：「那是怎麼回事？」牠就捉著樹枝的一端，轉來轉去仔細察看，看到其中有昆蟲的卵。細心地把卵拿掉後，牠再把蜜巢供養給導師。導師吃了。猴子感到非常高興，就從一枝樹枝跳到另一枝樹枝，高興得咧著嘴跳起舞來。但是牠捉著的樹枝和踩著的樹枝都斷了。牠掉了下來，掉在一個樹樁上，被刺死了。就只是因為牠帶著對導師充滿淨信的心死亡，死後投生到三十三天一個三十由旬大的金殿裡，擁有一千個仙女，成為名叫「猴天子」的神。

導師在那裡過雨安居，受到大象照顧的事傳遍了整個閻浮洲。在舍衛城的給孤獨長老、毗舍 大優婆夷等顯貴人家向阿難長老傳話，說：「尊者，請讓我們見導師。」也有五百個住在其他地方的比丘，在雨安居結束後，來見阿難長老，請求道：「賢友阿難，我們聽到世尊親自說法已經是很久的事了。賢友阿難，如果我們能夠再聽聞世尊親自說法就好了。」因此長老就帶著那些比丘去那裡（巴厘雷亞卡保護林），抵達時，他想：「如來已經獨自一人住了三個月，因此現在就帶著這些比丘去見如來是不適當的。」因此他把那些比丘留在樹林外，獨自一人去見導師。大象巴厘雷亞卡見到他時，就拿著棍杖衝向他。導師見到了，就向牠說：「回來，巴厘雷亞卡，不要阻止他，他是佛陀的侍者。」牠把棍杖丟掉，請求替長老拿鉢和袈裟。長老拒絕了。大象心想：「如果他熟悉義務，他就不會把自己的用具放在導師常用的石座。」長老把鉢和袈裟放在地上。熟悉義務的人不會把自己的用具放在他恭敬的人的



座位或床上。走近導師，頂禮導師後，長老坐在一旁。導師問：「阿難，你是一個人來嗎？」聽到他是和五百個比丘一起來，導師問：「他們在哪裡？」「我不知道您的心意，所以把他們留在外面後自己進來。」導師說：「叫他們進來。」長老照著做了。來到時，那些比丘頂禮導師，然後坐在一旁。導師和那些比丘互相問候過後，他們問：「尊者，世尊是非常嬌嫩的佛陀，是非常嬌嫩的剎帝利。在這三個月裡，您獨自一人在這裡站和坐，那一定是很辛苦的了，因為沒有人為您做一切大小義務，也沒有人給您洗臉水等等。」導師答道：「諸比丘，大象巴厘雷亞卡為我做了這一切義務。如果得到這樣的朋友，和這樣的人過活是適當的；如果得不到的話，獨行過活是比較好的。」這麼說後，他誦出「象品」的三個偈子：

**328. Sace labhetha nipakaṃ sahāyaṃ saddhiṃ
caraṃ sādhuvihāridhīraṃ;
Abhibhuyya sabbāni parissayāni, careyya
ten'attamano satīmā.**

如果找到和他同行同住會好的有智慧賢友為伴，
他應歡喜及正念地與其人同行，克服一切危難。

**329. No ce labhetha nipakaṃ sahāyaṃ saddhiṃ
caraṃ sādhuvihāridhīraṃ;
Rājā'va raṭṭhaṃ vijitaṃ pahāya, eko
caremātaṅgaraññe'va nāgo.**

如果找不到和他同行同住會好的有智慧賢友為伴，
他就應該獨自生活，如捨棄所征服的國土之王，
又如瑪當伽象在森林裡獨行。

**330. Ekassa caritaṃ seyyo, natthi bāle sahāyatā;
Eko care na ca pāpāni kayirā, apossukko**



mātaṅgaraññe'va nāgo.

獨自生活更好，絕不和愚人為友。獨自過活不造諸惡，就像瑪當伽象在森林裡自在地獨行。

這些偈子誦完時，那些比丘成了阿羅漢。接著，阿難尊者傳達給孤獨長者等的請求，說：「尊者，以給孤獨長者為首的五千萬個聖弟子希望您能夠回去。」導師說：「那麼你就拿鉢和袈裟。」叫他們拿鉢和袈裟後，導師就要出發了。大象去橫立於路中。「尊者，這隻象在做什麼？」「諸比丘，牠想要供養你們食物。牠已經照顧我很久了，傷牠的心是不對的。諸比丘，回來吧！」導師和比丘們就回來。大象進入森林裡，採了香蕉等各種水果，把它們堆成一堆，隔天時把它們供養給比丘們。五百比丘吃不完全部。用完餐後，導師拿了鉢和袈裟就出發。大象從諸比丘之間走過去，橫立在導師的前面。

「尊者，這隻象在做什麼？」「諸比丘，這隻象希望你們走後我能夠留下來。」當時，導師向牠說：「巴厘雷亞卡，我這次離開就不回來了，你以這個生命是不能證得任何禪那、觀智或道果的。你留下來吧。」聽了這話後，大象把鼻子放在嘴裡，慢慢地倒退，邊退邊哭。如果牠能夠讓到導師回來，牠會終其一生都這樣照顧導師。導師來到村莊的範圍時，他說：「巴厘雷亞卡，從這裡開始對你來說已不安全。人住的地方有危險。你停在這裡。」牠就站在那裡哭泣。當導師離開牠的視線時，牠心臟爆裂而死亡。因為牠對導師的淨信，死後投生到三十三天一個三十由旬大的金殿裡，擁有一千個仙女。他的名字就叫做「巴厘雷亞卡天子」。

導師次第地前進，來到了舍衛城。憍賞彌的比丘們聽到導師已經回到舍衛城，就去那裡請求他原諒。憍薩羅王聽到那些爭吵的憍賞彌比丘們到來了，就去找導師，說：「尊



者，我不允許他們進入我的國土。」「大王，那些比丘是有戒的人。他們全部只是因為互相爭吵才不聽取我的話。現在他們是來請求我原諒。讓他們來，大王。」給孤獨長者也說：「尊者，我不允許他們進寺院。」但一樣被世尊拒絕了，他也就沉默下來。當那些比丘來到舍衛城時，世尊指示分配給他們各在一個角落的住處。其他比丘們都不要和他們坐或站在一起。每個到來的比丘都問導師：「尊者，那些爭吵的憍賞彌比丘們在哪裡？」導師指著他們說：「他們在那裡。」「就是他們！就是他們！」每個到來的比丘都用手指指著他們，直到他們羞得抬不起頭來。他們跪到在世尊的腳下，請求世尊原諒。世尊說：「諸比丘，你們造了很重的惡業。你們在像我這樣的佛陀座下出家後，竟然不聽從我要你們和合的勸告。古代的智者也都聽從父母的訓誡，即使生命受到威脅也不背棄。後來得到兩個國家的統治權。說後，導師再講《憍賞彌本生經》（*Kosambika Jātaka*）。「如是，諸比丘，即使父母被殺死了，長壽王子也不背棄父母的訓誡。後來娶了梵與王的女兒，統治迦屍和憍薩羅兩個國家。然而，你們不聽從我的話，造了很重的惡業。」這麼說後，他再誦出這個偈子：

*6. Pare ca na vijānanti mayam'ettha yamāmase;
Ye ca tattha vijānanti tato sammanti medhagā.*

但是，其他人⁹不知道：「我們將因此滅亡。」
知道這一點的人，爭論因此得以平息。

這個偈子誦完時，到來集合的比丘們證悟了須陀洹果等等。

9 於此，「其他人」是指：不包括智者，其他那些爭吵的人稱為「其他人」。他們在僧團中爭論，不知道：「我們會一起滅亡、毀滅、消失，去到死亡跟前。」——《法句經注》



憍賞彌比丘的故事第五



六、大黑長老的故事

「住於觀淨美」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謝達比亞鎮（Setabyanagara）附近的星沙帕林（Simsapāvana）時所講，關係到小黑與大黑。

小黑（Cūlakāḷa）、中黑（Majjhimakāḷa）與大黑（Mahākāḷa）是三兄弟居士，是謝達比亞鎮的居民。在他們當中，大哥和小弟時常帶著五百輛車去外地買貨回來，中黑則把他們帶回來的貨物賣出去。有一次，他們兩兄弟又用五百輛車裝載了各種不同的貨物去舍衛城，把車停在舍衛城與祇陀林之間，卸了輓具。黃昏時，大黑看到住在舍衛城的聖弟子們手裡拿著花和香去聽法，他就問：「這些人要去哪裡？」聽到他們的目的後，他想：「我也要去。」他就向弟弟說：「親愛的，你照顧這些車。我要去聽法。」去到時，他頂禮如來，然後坐在人群的外圍。導師見到了他，就根據他的根器來教法，開示《苦蘊經》（Dukkakkhandha Sutta）等，以種種方式開示欲樂的過患及在家的污染。

聽後，大黑心想：「當人去到來世時，他必須捨棄一切，財富與親人都不能隨他而去。為什麼我還要過在家生活？我要出家了。」當大眾頂禮導師離開後，他向導師請求出家。導師問他：「你是否有什麼親人，是你應該徵求他們同意的？」「尊者，我有個弟弟。」「那你就去徵求他的同意。」「好的，尊者。」說後，他就去找弟弟，跟他說：「親愛的，你接受這一切資產吧。」「哥哥，您要做什麼呢？」「我要在導師座下出家。」小黑用了種種方法勸他回家，但卻不成功，最後說：「好的，兄長，就依您的心願去做吧。」大黑就在導師座下出家。小黑則想：「我去出家，然後把大哥帶回家。」因此小黑也出家了。後來，大黑受了具足戒，然後去找導師，請教在教法裡有幾項任



務。導師說有兩項任務。大黑說：「尊者，我年紀大了才出家，我沒有能力完成經教的任務，但我將完成觀禪的任務。」所以他請導師教他一個導向阿羅漢的業處。他受持塚間住頭陀支。在初夜過後，當所有人都已入睡，他就去墳場。破曉時，當所有人還沒有起來時，他就回去寺院。當時，有一個名叫「阿黑」（Kālī）的顧塚女人。她的工作是燒屍體。她看到長老站、坐與走的地方。她想：「是誰來這裡，我要找出這個人。」但她找不到。有一天，她在墳場的小屋裡點了燈，帶著兒子和女兒，躲在墳場的一個角落。中夜時分，見到長老到來，她就去頂禮他，說：「尊者，您是住在這裡嗎？」「是的，優婆夷。」「尊者，住在塚間的人必須遵守一些條規。」長老沒有說：「妳以為我們需要遵守妳所說的條規？」而說：「需要做什麼，優婆夷？」「尊者，塚間住者有義務通知顧塚人、寺院的大長老與村長有關他住在墳場的事。」長老問：「為什麼呢？」「盜賊偷了財物後被物主追捕時，時常會逃到墳場，把偷來的東西丟在那裡，然後逃走。當那些人追來時，他們會危害塚間住者。那時候，受到通知的人能幫他防止災難，說：『我們知道這位尊者已經住在這裡如此這般久了。他不是盜賊。』因此，您應該通知他們。」

長老問：「還有其他事需要做的嗎？」「尊者，住在墳場期間，要避免吃魚、肉、芝麻、麵粉、油與糖。白天不可睡覺。不可怠惰。要培育精進。要不虛偽、不欺詐地培育內心傾向善法。晚上所有人都睡著時，您從寺院來這裡。天剛破曉，所有人還沒起身時，您應回去寺院。尊者，如果您如此住在這裡時，成功達到出家任務的目的，如果有人把死屍帶來這裡丟掉，我把它放在火柴堆上後，拿香與花等來拜祭，然後做處理該屍體的工作。如果您沒有成功，我就點火燒柴，用把屍體拖走，把它丟在外面，用斧頭把它砍碎，再把碎塊丟進火堆裡燒掉。」當時長老向她說：「好的，大妹。但如果妳見到一個適合的色所緣，請來通



知我。」她回答道：「好的。」長老依自己的意願在墳場修行沙門法。然而，小黑長老一直忙著想世俗的生活，時常回憶妻子與孩子。他想：「我的哥哥在做非常艱鉅的工作。」

當時，某間人家的女兒患了急病，傍晚時，在毫無衰竭與疲累的症狀之下就死了。她的親戚朋友們把她的屍體帶到墳場，也帶了木柴、油等等，向顧塚的女人說：「把這個屍體燒了。」付了顧塚人費用後，他們就離開了。她除掉該屍體的衣服時，看到很美的金黃色身體，當時她就想：「這是個適合給尊者看的所緣。」她就去頂禮長老，說：「尊者，有個如此這樣的所緣，請尊者去看。」長老說：「好的。」他就過去，把覆蓋屍體的衣服除掉，從下面的腳一直觀察到上面的頭髮。「把這個非常漂亮的金黃色身丟進火裡，當大火一燒到它時，請妳通知我。」說後，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坐下。她照著做了，然後通知長老。長老就去看。當火碰到屍體時，金黃色的身體變成好像花母牛。它的雙腳伸出來懸掛著。它的雙手收縮彎回。它的額頭沒有了皮。長老想：「這個身體，就在剛才還會讓看見它的人無法控制自己的作為，現在已經毀滅，已經死亡。」他去到夜間住處坐下來，清晰地觀照壞滅——

*Aniccā vata saṅkhārā, uppādavayadhammino,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tesam vūpasamo sukho.*

諸行的確是無常，生滅是其等本質，
生起後它們滅盡，它們的止息是樂。

誦了這個偈子後，他提升觀智，證悟了阿羅漢，連同四無礙解智等。

在大黑證悟阿羅漢的時候，導師在比丘僧團圍繞之下行



腳，來到謝達比亞時，他走進星沙帕林。小黑的妻子們聽到導師來到了星沙帕林，心想：「我們要得回我們的丈夫。」所以她們就去邀請導師。為諸佛準備的座位的周圍必須不擁擠，所以一般上都先派一個比丘去通知。諸佛的座位必須設在中間。在佛陀的右邊是舍利弗長老的座位，左邊則是目犍連長老的座位，從他們兩人的兩邊開始則應準備座位給比丘僧團。因此，大黑長老站在收藏袈裟的地方，指派小黑，說道：「小黑，你先去通知他們如何準備座位。」一見到小黑，家人就作弄他，在僧團長老們的位子擺設低的座位，在僧團新比丘們的位子擺設高的座位。小黑尊者說：「你們不要這樣做。不要把低的座位擺在上面，應該把高的座位擺在上面，把低的座位擺在下面。」但那些女人假裝沒有聽見他的話，說：「你走來走去做什麼？你有什麼資格指示排座位？誰允許你出家？是誰剃度你出家？你為什麼來這裡？」說後，她們就作弄他，把他的下衣和上衣撕破，給他穿上白衣，在他的頭上放了一個花環，遣他走，說：「去把導師帶來，我們會安排好座位。」做了比丘不久、還沒有戒臘就還俗的人不懂得羞恥，因此他毫不為自己的衣著擔心地去頂禮導師，帶著以佛為首的比丘僧團回來。

比丘僧團用完餐後，大黑的妻子們想：「她們得回自己的丈夫了。我們也要得回我們的丈夫。」因此她們邀請導師隔天再來。但是這次來安排座位的是另一個比丘，所以她們沒有機會。以佛為首的比丘僧團坐好後，她們供養食物。小黑有兩個妻子，中黑有四個，大黑則有八個。想要用餐的比丘們坐下來用餐，想要出去外面的比丘們則起身離開。導師坐下來用餐。導師用完餐後，那些女人說：「尊者，大黑給我們隨喜開示後才離開，您請先走吧。」導師說：「好的。」說後就先離開了。來到村門時，比丘們埋怨，說：「導師到底在做什麼？他是知道了才做，還是不知道？昨天小黑先去，他的出家生命就遭遇危險了。今天另一個比



丘先去，所以沒有危險。現在大黑被留下來，他是有戒德與具足正行的比丘，他的出家生命是否會有危險？」聽到他們的話，導師轉回身站著，問：「諸比丘，你們說什麼？」他們就告訴他什麼事。導師再問：「諸比丘，你們想大黑會像小黑那樣嗎？」「是的，尊者。小黑有兩個妻子，大黑有八個。如果他的八個妻子圍著他，把他捉住，他能夠做什麼呢，尊者？」導師說：「諸比丘，你們不要這麼說。小黑過著忙碌的生活，讓心住在許多淨美的所緣，他就像直立的弱樹倒了下來。然而，我兒大黑安住於觀照不淨，就像結實的石山一樣不動搖。」說後，他再誦出以下的偈子：

7. *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 indriyesu
a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āmattaññum̐, kusītaṃ hīnavīriyaṃ,
Taṃ ve pasahati māro, vāto rukkhaṃ'va
dubbalaṃ.*

住於觀淨美，諸根不防護，
於食不知足，怠惰不精進，
魔王制伏他，如風吹弱樹。

8. *A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 indriyesu
susamvutaṃ,
Bhojanamhi ca mattaññum̐, saddhaṃ
āradhaviṛiyaṃ, Taṃ ve nappasahati māro, vāto
selam̐'va pabbataṃ.*

住於觀不淨，諸根善防護，
於食他知足，具信且精進，
魔無法制他，如風吹石山。

大黑長老的前妻們圍著他，說：「誰允許你出家。現在



你要不要做回在家人？」說了這些話等等後，她們想要脫掉他的袈裟。但長老知道她們的意圖，就從座位起來，以神通飛起來，把屋頂穿破成兩半，從天空飛向導師，就在導師剛誦完偈子時，他讚頌導師金色的身體，然後從空中飛下來，頂禮如來的雙足。

偈子誦完時，到來集合的比丘們證悟了須陀洹果等等。

大黑長老的故事第六



七、提婆達多的故事

「未去除污染之人」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所講，關係到提婆達多得到袈裟的事。

有一次，兩位上首弟子各帶著自己的五百個隨眾，告別與頂禮導師後，從祇陀林來到王舍城。王舍城的居民兩人、三人或許多人組成一組後，供養這些到訪的比丘們。有一天，舍利弗尊者給予隨喜開示，說：「優婆塞，若一個人自己做布施，但沒有鼓勵別人做，在未來多世的投生，他會得到財富，但是沒有隨眾。若一個人自己沒做布施，但鼓勵別人做，在未來多世的投生，他會有隨眾，但是沒得到財富。若一個人自己沒做布施，也沒有鼓勵別人做，在未來多世的投生，他甚至得不到足夠的酸粥來填肚子，孤獨且窮困潦倒。若一個人自己做布施，也有鼓勵別人做，在未來多世的投生，在一百世裡，在一千世裡，在十萬世裡，他會得到財富，而且有隨眾。」他這樣開示法。

有一個智者聽聞這堂開示後，他想：「尊者，此教法真奇妙，真神奇。這說明了帶來快樂的方法。我應該造作能夠帶來這兩種成就的業。」所以他邀請長老，說：「尊者，請您們明天接受我們的食物。」「你要多少個比丘，優婆塞？」「尊者，您們的隨眾有多少人？」「一千人，優婆塞。」「明天請帶他們全部來受我們的食物。」長老接受了。

該優婆塞走在城裡的路，鼓勵別人布施，說：「各位先生、女士，我邀請了一千個比丘。你們能夠給多少個比丘食物？你們能夠給多少個？」人們都根據自己的能力答應供養幾個比丘，說：「我們給十個。」「我們給二十個。」「我們給一百個。」該優婆塞向他們說：「讓我們在同一個地方一起煮。你們都把芝麻、米、酥油、蜜糖、糖等食物帶到同一個地方。」



當時，有個居士布施一件價值十萬個錢的香袈裟，說：「如果你們集體的供養不足夠，就把這個賣掉，把得來的錢填補不足。如果已經足夠，你可以把它供養給你屬意的比丘。」當時，他們全部人集體的供養足夠，沒有什麼不足。所以該優婆塞問大家：「各位大德，有個居士布施的袈裟是多出來的，我們應該把它給誰？」

有些人說：「舍利弗長老。」但有些人說：「這個長老習慣在農作物成熟時來來去去。但在吉日與非吉日，提婆達多都是我們的朋友，長期住在這裡，就像清水寶石一樣。我們應該把它給他。」討論許久過後，最後他們以四張多數票通過，把該袈裟給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就把它割成兩塊布，縫製好後再染上色，作成下衣和上衣，穿上它們四處走。看見他時，人們說：「這個不適合提婆達多。它適合舍利弗長老。提婆達多穿了不適合自己的下衣和上衣四處走。」

當時，有一個住在外地的比丘從王舍城去到舍衛城，頂禮導師後，說自己很高興見到導師。導師問他兩位上首弟子是否過得安好。當時，該比丘就告訴導師整件事情的經過。導師說：「比丘，他不只是現在穿不適合自己的衣，在過去他也一樣這樣穿。」說後，他就講述過去的故事：

過去世的故事

以前，當梵與王在波羅奈城統治國家時，在波羅奈城裡住著一個獵象的人。殺死象後，他就把象牙、象的指甲、內臟與結實的象肉拿去賣。當時，在某個森林裡，住著數千隻象。在去尋食的時候，牠們見到辟支佛們。從此，每次出去和回來時，牠們都屈膝跪地頂禮辟支佛們，然後才離開。有一天，獵象者見到牠們這麼做，就想：「我幾經辛苦才能夠殺死這些象。每次牠們來去的時候都頂禮辟支



佛們，牠們是見到什麼使得牠們會頂禮？」在一番觀察後，他得到的結論是「袈裟」。他就想：「我也應該找來一條袈裟。」所以他去到某位辟支佛常洗澡的池塘，趁該辟支佛在洗澡時，偷了辟支佛放在池邊的袈裟。然後，他就去坐在那些象來往的路邊，手裡拿著槍，再用袈裟連頭覆蓋著自己。那些象見到他時，以為他是辟支佛，就去頂禮他，然後離開。他用槍刺死走在最後的那隻象。拿了象牙等值錢的部分，他把剩餘的屍體埋在地下，然後離開。

後來，投生在象胎裡的菩薩，成長後成為象群的首領。在那時候，該獵象者還是做同樣的事。這個「偉人」發現自己的隨眾越來越少時，牠問：「這些象去了哪裡？這群象變少了。」牠們答道：「我們不知道，首領。」象王說：「無論牠們去哪裡，牠們不會不先通知我就去。應該是有危險了。」接著牠起了疑心，想：「在某個地方有個人用袈裟包著自己坐著，可能他就是危險人物。他必須受到監視。」因此，牠就叫所有的象走在前面，自己則走在最後面，慢慢地走。當其他象頂禮完畢離開後，獵象者見到這個「偉人」到來，他就收起袈裟，把槍丟過去。「偉人」在走過去時已提高警惕，這時牠倒退幾步，躲開了那支槍。牠想：「就是這個人殺死那些象。」牠衝向前去捉他。但那個獵人跑到一棵樹後蹲下來。牠想：「我要用鼻子連人帶樹捲起來，捉住他，把他摔死在地上。」就在那時候，獵人把袈裟拿出來給牠看。象王見到袈裟，想：「如果我冒犯了這個人，數以千計的佛陀、辟支佛與漏盡者（阿羅漢）對我的關愛就會消失。」因此牠忍著，問：「是你殺了我這些親戚嗎？」「是的。」「為什麼你造這麼重的惡業？你穿的是離欲者才配穿的，是你自己不配穿的。這麼做，你造了很重的惡業。」這麼說後，牠再誦出兩個偈子來教訓他：

*未去除污染之人，但卻身上披袈裟，
無自制與不真實，他不配穿著袈裟。*



已去除污染之人，善於持守其戒行，
具備自制與真實，他真正配穿袈裟。

說了「你做的很不適當」後，牠就離開了。結束這堂法的開示時，導師指出本生經中的人物關係，說：「當時的獵象者是提婆達多，教訓他的象王則是我。諸比丘，不僅是現在，以前提婆達多也穿了他不配穿的衣。」說後，他誦出以下的偈子：

9. *Anikkasāvo kāsāvaṃ yo vatthaṃ paridahissati,
Apeto damasaccena na so kāsāvaṃ · arahati.*

未去除污染之人，但卻身上穿袈裟，
無自制與不真實，他不配穿著袈裟。

10. *Yo ca vantakasāv'assa sīlesu susamāhito,
Upeto damasaccena sa ve kāsāvaṃ · arahati.*

已去除污染之人，善於持守其戒行，
具備自制與真實，他真正配穿袈裟。

應該也講解《六色牙象本生經》（Chaddanta Jātaka）這件事。

於此，「未去除污染」（anikkasāvo = a 沒有 + nik 去除 + kasāvo 污染）是指：擁有欲貪等污染。「他穿」（paridahissati）是指：他使用它作為下衣、上衣或覆蓋布。另一個讀法是 paridhassati。「無自制與真實」（apetodamasaccena）的意思是：沒有具備制禦諸根、（導向）究竟真實（法的）成分與真實語，不適合（穿著袈裟）走。「他不」（na so）：他這樣的人不配（na arahati）穿著袈裟（kāsāvaṃ）。



「他已經去除污染」（vantakasāv'assa）是指：他透過四道去除了（vanta）污染，捨棄了（chaḍḍita）污染，斷除了（pahīna）污染。「於戒行」（sīlesu）是指：於四遍清淨戒。「善持守」（susamāhito）是指：因為良好的持守而優異。「具備」（upeto）是指：具備制禦諸根與上述的真實。「他真正」（sa ve）是指：他這樣的人配得起穿著香袈裟衣。

偈子誦完時，那位住在外地的比丘成了須陀洹，還有許多其他人達到了須陀洹果等等。這堂開示對大眾有益。

提婆達多的故事第七



八、舍利弗長老的故事

「視無內涵為有內涵」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精舍時所給，關係到其上首弟子說山迦耶（*Sañcaya, Sañjaya*）拒絕來見導師。

8.1 佛陀的生平

於此，這是故事發生的先後次序：從現在算回去四阿僧祇加十萬大劫以前，我們的導師投生在「不死城」（*Amaravati*），成為婆羅門男孩，名叫妙智（*Sumedha* 須彌陀）。後來他學完一切技藝。在父母親死後，他把所繼承的許多億財產完全施捨出去，然後出家成為隱士（*isi*），去住在喜瑪拉雅山，成就了禪那和神通。（有一天）燃燈佛（*Dīpaṅkaradasabala*）從善見寺走去具樂城（*Rammavatīnagara*）。當時他在天空中飛，看見許多城民出來修補道路，他（就下來）討了一段路，要親自修補。在還沒有修補好之前，導師就已經到來，因此他就撲在地上，以自己作為一座橋，再把獸皮衣鋪在泥地上，說：「願導師與弟子僧團不要走在泥濘中。願他們從我身上走過去。」導師看見他，就授記說：「這個是佛的幼苗（*Buddhaṅkuro*），在未來，過了四阿僧祇加十萬大劫後，他將成為喬達摩佛（*Gotama Buddha*）。在那個導師之後，有二十三尊佛出世照耀世間，（菩薩）也在這些佛面前重新得到授記（這二十三尊佛就是）：憍陳如（*Koṇḍañña*）、吉祥（*Maṅgala*）、開心（*Sumana*）、烈瓦達（*Revata*）、照耀（*Sobhita*）、高見（*Anomadassī*）、蓮華（*Paduma*）、納拉達（*Nārada*）、勝蓮華（*Padumuttara*）、妙智（*Sumedha*）、善生（*Sujāta*）、喜見（*Piyadassī*）、利見（*Atthadassī*）、法見（*Dhammadassī*）、悉達多（*Siddhattha*）、提舍（*Tissa*）、盛開（*Phussa*）、觀慧



(Vipassī)、頂冠 (Sikhī)、勝尊 (Vessabhū)、迦古山達 (Kakusandha)、拘那伽摩那 (Koṇāgamana) 與迦葉 (Kassapa)。圓滿了十個基本波羅蜜 (pāramī)、十個更高的波羅蜜 (upapāramī) 及十個究竟波羅蜜 (paramatthapāramī)，總共三十個波羅蜜，他投生為維山達拉王子 (Vessatara)。在那一世，他做了讓大地震動的大布施，也把子女和妻子布施出去，命終後投生到兜率天。他在該處活到壽元將盡時，一萬個世界的諸神前來聚會，向他說：

*Kālo deva mahāvīra, uppajja mātukucchiyaṃ ;
Sadevakaṃ tārayanto, bujjhassu amataṃ padaṃ.*

*是時候了大英雄，應投生進母胎裡；
請您濟度人天眾，覺悟那不死之道。*

*時刻、國家、洲屬、家族與母親：
觀察了這五項，大名譽者投生。*

做了這五項大觀察，在那裡死亡後，他投生到釋迦王之家。十月後，從母胎誕生。在十六年裡，他在皇家中得到非常好的照顧之下長大，長成了一個英俊的少年人。他住在特為三個不同季節而建的三個宮殿，享受猶如天界的皇家輝煌與權力。後來，（連續三次）他去皇家公園遊玩途中，他見到老人、病人與死人這三個天界使者，心中生起了悚懼感，即轉回去皇宮。第四次時，他見到一個出家人，他想：「出家真好。」他心中生起了想要出家的念頭。那天，他去到公園，坐在吉祥湖畔過一整天。當他坐在那裡時，威沙堪馬天子 (Vissakamma) 化身為一個理髮師來見他，幫他（做了大出離前的最後一次）裝飾。他（在那裡）聽到羅候羅王子誕生的消息，知道對兒子親愛的感受的力量，他想：「在這個束縛還沒有變得強大之前，我就應該把它切斷。」傍晚入城時，他聽見姑姑的女兒奇莎喬達彌唸誦



(以下) 這個偈子：

*Nibbutā nūna sā mātā, nibbuto nūna so pitā;
Nibbutā nūna sā nārī, yass'āyaṃ īdiso pati.*

*那個母親真寂靜，那個父親真寂靜，
誰有這樣的丈夫，那個妻子真寂靜。*

聽見後，他想：「(她)讓我聽到了這個導向寂靜的話。」他就把一串珍珠脫下來，派人送給她做禮物。進了自己的住處後，他坐在華貴的床椅上，見到歌舞宮女睡覺時可厭之相，生起了厭離心。他叫醒馬車夫闡那(Channa)，叫他帶來駿馬甘達卡(Kanthaka)。他騎上馬，帶著朋友闡那，在一萬世界眾神圍繞之下，他實行大出離，來到阿諾瑪河邊出家。後來，他去王舍城，在那裡托鉢，然後去到般達瓦山(Paṇḍavapabbata)，坐在山洞裡(用餐)。他坐在那裡時，摩羯陀國國王(頻毗沙羅王)來見他，邀請他接受王位。他拒絕了這項邀請。然而，他答應國王，在自己證悟一切知智後，再來探訪他。後來他去找阿邏羅(Ālāra)和烏達卡(Udaka)，跟他們學完後，不能達到(相等於阿羅漢)的成就。接著，他用了六年的時間，做出大精進。在衛塞月(Visākha)的月圓日¹⁰的早上，他吃了善生(Sujātā)供養的乳飯，然後把金碗放進尼連禪河(Nerañjarā)，使它逆流向上漂。接著他在尼連禪河邊的大樹林裡度過白天，進入各種禪定。傍晚時，他接受了索帝亞(Sottiya, Sotthiya)供養的草，在黑龍王讚頌功德之下，他把那些草鋪好，坐上了菩提座，做了決意：「只要我還不能透過不執取讓心從諸漏中解脫出來，我就不離此座。」接著他面東而坐，在太陽還未下山之前戰勝了魔王及其軍隊。在初夜(時分)，他證得了「宿住智」(pubbenivāsañāṇa)，中夜時證得了「死生智」

10 陽曆五月的月圓日。



(cutūpapātañña)，後夜時他開發觀照因緣的智慧，在破曉的那一刻，證得了「一切知智」(sabbaññutaññāṇa)，具備了十力(dasabala)、四無畏(catuvesārajja)等一切殊勝功德。接著，他在菩提座(及其附近)度過了七七(四十九)日。第八個星期時，當他坐在「護羊榕樹」樹下，省察深奧的法時，生起了想要自在過活(不想教法)的心。

當時，在一萬世界的大梵天陪伴下，世界主梵天(Sahampatibrahma)請求佛陀教法。以佛眼觀察世間後，佛陀答應了梵天的請求。他想：「我應該先向誰教法呢？」在觀察之下，他知道阿羅羅和烏達卡兩人已經去世。想到五比丘給與他許多的服務，他就從座位起身，走去迦屍國，在半路和烏巴卡(Upaka)談了幾句話。在阿沙裡月(āsāhi)的月圓日，他來到五比丘住的地方仙人墜處鹿野苑。他們以不適當的用詞來稱呼他，他即指導他們如何以適當的用詞來稱呼，然後轉動法輪，讓「明白的憍陳如」第一個證悟不死，同時還有一億八千萬個梵天神證悟不死。轉動至上法輪後，在那半月¹¹的第五天時，他讓所有(五)比丘都證悟阿羅漢。就在那一天，他見到良家子弟耶舍(Yasa)擁有(證悟的)親依止(=波羅蜜)。在夜晚時分，耶舍(在家中見到可厭相而)生起了厭離心，捨棄了家，逃了出來。佛陀見到他，就跟他說：「來，耶舍！」就在那個晚上，讓他證悟了須陀洹果，隔天證悟了阿羅漢。後來(佛陀)再給他的五十四個朋友出家為「善來比丘」。讓他們出家後，再讓他們證悟阿羅漢。

如是世間出現了六十一個阿羅漢。雨安居結束，做了自恣後，佛陀說：「諸比丘，為了大眾的利益，你們去行腳吧！」派遣六十個比丘到各處去後，他自己則去優樓頻羅(Uruvela)。在半路的卡巴西卡林(Kappāsikavana)

11 半月(pakha)：古印度的月曆每個月分成兩個「半月」——「黑半月」和「白半月」。每個「半月」都是從初一到十四日或十五日。每個月的第一天是月圓日的隔天，相等於農曆的十六日。



裡，佛陀指導稱為「幸運一群」（**Bhaddavaggiya**）的三十個年輕人。在他們當中，落在最後的都成為須陀洹聖者，最上等則成為阿那含聖者。他們都出家成為「善來比丘」，過後被派到各處去。佛陀自己則去優樓頻羅，顯現三千五百次神通，指導優樓頻羅迦葉（**Uruvela Kassapa**）等三兄弟結髮修行人，以及他們的一千個隨眾。他們都出家成為「善來比丘」後，佛陀叫他們坐在象頭山（**Gayāsīsa**），為他們開示《燃燒經》（**Āditta Sutta**），讓他們證悟阿羅漢。他想：「我要實現給頻毗沙羅王（**Bimbisāra**）的承諾。因此在一千個阿羅漢圍繞之下，他來到王舍城附近的喇堤林園（**Latthivanuyyāna**）。聽到「據說導師已經來了」，十二萬的婆羅門居士陪同國王來見佛陀。佛陀給予國王他們美妙的佛法開示，讓國王和十一萬個婆羅門證悟須陀洹果，一萬個則歸依三寶。隔天，在帝釋天王化身的年輕人讚頌佛陀的功德之下，佛陀進入王舍城。用完餐，他接受了（國王供養的）竹林精舍（**Veļuvana**），去住在那裡。就在那裡，舍利弗與目犍連來見他。

8.2 優婆提舍與拘律陀的生平

於此，這是故事發生的先後次序：在佛陀還沒有出世之前，在離王舍城不遠的地方，有兩個婆羅門村莊：優婆提舍村和拘律陀村。有一天，有個住在優婆提舍村名叫舍利（**Sāri**）的婆羅門女懷孕了。就在同一天，有個住在拘律陀村名叫目犍莉（**Moggalī**）的婆羅門女也懷孕了。據說這兩家從七代以來都是關係密切的朋友，他們在同一天為她們兩人做了護胎儀式。十月後，她們兩人都生了兒子。在取名的日子，因為婆羅門女舍利的兒子是優婆提舍村的首領家庭的兒子，所以他們幫他取名為優婆提舍（**Upatissa**）。另一個男嬰是拘律陀村的首領家庭的兒子，所以他們幫他取名為拘律陀（**Kolita**）。他們兩人長大後，



都在一切技藝方面有卓越的成就。每當優婆提舍這個年輕人去河或公園遊玩時，都有五百個金轎子跟著他去，而拘律陀這個年輕人則有五百輛駿馬拉的馬車跟著他。這兩人各有五百個年輕人隨眾。

在王舍城，每年都有個名叫山頂節慶典。人們在一個地方擺設一張床給他們兩人。他們兩人坐在一起觀賞表演。該笑的時候他們笑，該緊張的時候他們緊張，該布施的時候他們布施。這樣過了幾天。但是，有一天，當他們的智慧比較成熟時，他們不再像以往的日子那樣，在該笑的時候他們不笑，該緊張的時候他們不緊張，該布施的時候他們沒有布施。他們兩人都這樣想：「這有什麼好看？不到一百年，所有這些人都將會離開世間，再也見不到了。我們應該尋找解脫之法。」取這個為所緣，他們坐下來。當時，拘律陀跟優婆提舍說：「賢友優婆提舍，你不像其他日子那樣快樂。現在你並不開心。你是在想什麼？」「賢友拘律陀，我坐著想：『觀賞他們並沒有內涵，沒有意義。我應該為自己尋求解脫。』你又為什麼不開心？」拘律陀也給予同樣的回答。知道了他和自己的想法是一樣的，優婆提舍說：「我們兩人有很好的想法。我們應該一起出家尋求解脫。我們應該在誰的座下出家？」

當時，有個名叫山迦耶的外道和一大群外道隨眾住在王舍城。他們說：「我們去他座下出家。」於是遣散了五百個隨從，說：「你們帶著轎子和馬車走吧。」（帶著剩下的五百個隨從）一人坐一轎或一人坐一輛馬車，他們來到山迦耶座下出家。從他們出家那時起，山迦耶得到的利養與名聲達到了頂點。只過了幾天，他們就超越了山迦耶的教法。所以他們問：「老師，您所懂得的教法就這麼多，還是有更高的？」山迦耶回答：「就這麼多，你們全部都懂了。」他們想：「在這裡過梵行生活沒有意義。我們出家是為了尋求解脫法，那是在這裡不可能得到的。閻浮洲很大，讓我們到各處的村莊、城鎮與皇城，肯定能夠找到



某個會教解脫法的老師。」從那時起，無論別人說哪裡有睿智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就去那裡找他討論法。對於他們所問的問題，對方不會回答。對方的問題，他們都回答了。他們這樣走遍了整個閻浮洲，後來回到自己的家鄉。（優婆提舍跟拘律陀）做了約定：「賢友拘律陀，在我們當中，哪一個先證悟不死的，必須通知另一個。」

當他們按照這個約定過活時，導師次第地前進，來到了王舍城，接受了竹林精舍，正住在竹林精舍裡。在他派遣了六十一個阿羅漢去弘揚三寶的功德，說「諸比丘，為了大眾的利益，你們去行腳吧」（*Caratha, bhikkhave, cārikam bahujanahitāya*）後，五比丘當中的阿說示長老（*Assaji Thera*）走回王舍城。隔天清晨，他拿了鉢和袈裟，進入王舍城托鉢。那時候，優婆提舍外道吃了早餐後，正走去外道的園林，見到了長老，心想：「以前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出家人。如果在世間有阿羅漢或已進入阿羅漢道的人，這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個比丘。我應該前去請問這個比丘：『賢友，你是為了誰而出家？誰是你的導師？你宣說誰的法？』」接著又生起了這樣的想法：「現在不是問這個比丘問題的適當時候，因為他正在住家之間托鉢。為了學習有益之道，我應該跟在他的後面。」當他見到長老獲得鉢食後去到某個地方，知道長老想要坐下來，他就把自己的出家凳子擺設好給長老坐。長老用完餐後，他從自己的水壺拿水供養長老。

如此做了服務老師的義務後，他和用完餐的長老友好地互相問候，接著這麼說：「賢友，你的諸根寧靜，你的膚色極清淨明亮。你是為了誰而出家？誰是你的導師？你宣說誰的法？」長老想：「這些外道是反對佛教的人。我要讓他知道佛教多麼深奧。」首先他解釋自己是新出家的：「賢友，我是剛出家不久的新出家人，最近才學了此法與律，我不能給予詳盡的佛法開示。」外道（優婆提舍）想：「我是優婆提舍。你可依自己的能力說少或多，以一百個



方式或一千個方式去理解它則是我的責任。」想後，他說：

或少或多請你說，只需跟我說涵義，
我只需要其涵義，為何需要說多多？

長老就唸誦偈子來回答：

*Ye dhammā hetuppabhavā, tesam̐ hetum̐ tathāgato
āha,*

那些從因生之法，如來說它們的因，

外道（優婆提舍）聽了第一和第二行後，就證悟了須陀洹果，擁有千種方式的圓滿。他證悟須陀洹的時候，長老再唸完另外兩行：

Tesañca yo nirodho, evaṃvādī mahāsamaṇo.

以及它們的滅盡。這是大沙門所教。

他成了須陀洹聖者後，更高的成就並沒有出現，因此他想：「這其中一定有原因。」接著他跟長老說：「尊者，請您不要進一步開示更高的法。這就夠了。請問我們的導師住在哪裡？」「竹林精舍，賢友。」「尊者，請您先去那裡。我有個朋友。我們互相做了這樣的約定：『在我們當中，哪一個先證悟不死的，必須通知另一個。』我要實現這個承諾，帶我的朋友跟隨您所走的路去找導師。」他五體投地頂禮長老雙足，再右繞長老三圈，然後送別長老，再去外道的園林。

當時，外道拘律陀見到他從遠處走過來，就想：「我的朋友今天的臉色和往日不一樣，他肯定已經證悟了不死。」所以他就問優婆提舍是否已經證悟不死。優婆提舍答道：「是的，賢友，我已經證悟不死。」說後就唸誦那個偈子。



偈子結束時，拘律陀證悟了須陀洹果，說：「朋友，我們的導師住在哪裡？」「朋友，據說是在竹林精舍。我們的老師阿說示長老是這麼說的。」「朋友，我們就去那裡見導師。」舍利弗長老（優婆提舍）有個性格是永遠都尊敬老師，所以他就向朋友這麼說：「朋友，讓我們告訴我們的老師山迦耶外道關於我們已經證悟不死。他將會醒悟而理解法。如果不理解，聽了我們的話後，他會去找導師，聽聞佛陀的開示後，他將會證悟道果。」所以他們兩人就去找山迦耶。

見到了他們，山迦耶就問：「親愛的¹²，你們已經找到教導不死道的人了嗎？」「是的，老師，找到了。佛陀已經出現在世間。法已經出現在世間。僧團已經出現在世間。您所走的道路是空洞沒有內涵的，因此，請您來吧，我們去找導師。」「你們去吧，我不能去。」「為什麼呢？」「過去我已經是許多人的老師，現在要我再做弟子，那就像瓦罐去水井一樣可笑。我不能再過做弟子的生活。」「請您不要這樣做，老師。」「親愛的，你們去吧，我不能去。」「老師，從佛陀出現在世間起，大眾都手拿著香、花等等去禮敬他，我們也要去那裡。您又要做什麼呢？」「親愛的，在這世上，笨人比較多，還是智者比較多？」「老師，笨人比較多，智者只有少數幾個而已。」「那麼，親愛的，就讓智者們去找智者喬達摩沙門，笨人們則來找我這個笨人。你們去吧，我不能去。」他們說：「老師，您將會聲名遠播。」說後他們就離開了。在他們走的時候，山迦耶的群眾解散了。就在那一刻，整個園林都空了。看見園林空了，山迦耶嘔吐熱血。在跟隨他們兩人一起走的五百個外道當中，有兩百五十個轉回來（去跟隨山迦耶）。他們兩人則和自己的兩百五十個弟子去竹林精舍。

12 「親愛的」（tāta 單數；tāta 複數或陰性）是一個很通用的稱呼，常用於父子、兄弟、師徒之間。



當時導師坐在四眾弟子當中教法，從遠處見到他們，就跟諸比丘說：「諸比丘，現在來了兩個朋友：拘律陀和優婆提舍。他們將是我的一對弟子，一對上首最好的弟子。」頂禮導師後，他們坐在一旁。坐下後，他們向世尊說：「尊者，我們要在世尊座下出家。我們要受具足戒。」世尊說：「來吧，諸比丘。法已善說。你們應修梵行，以便終止一切苦。」所有人都立刻具備了神通變化出來的鉢和袈裟，變成就像已有六十戒臘的長老。

當時，導師依他們的隨眾的性格給予佛法開示。除了兩個上者弟子之外，其他人都證悟阿羅漢。兩個上首弟子沒有完成三個更高層次的聖道。為什麼呢？因為最高的弟子智慧非常廣大。

當時，大目犍連尊者（拘律陀）在出家後的第七天，住在摩羯陀國的卡拉瓦拉村（**Kallavāla**）附近時墮入了昏沉與睡眠（他已經沒有睡覺地精進修行了七天）。受到導師的激勵後，他去除了昏沉與睡眠，聽聞如來開示「界業處」（**dhātukammaṭṭhāna**）時，完成了三個更高層次的聖道，達到了弟子最高智慧的頂點。

在出家後的半個月裡，舍利弗長老和導師一起住在王舍城附近的「豬掘洞」（**Sūkarakhataleṇa**）。當導師向舍利弗尊者的妹妹的兒子長爪外道（**Dīghanakha**）開示《受攝受經》（**Vedanāpariggaha Sutta**）時，他也聽聞該經，就像吃煮給別人的飯一樣，他達到了弟子最高智慧的頂點。

舍利弗尊者肯定是大智慧者，為什麼要比大目犍連尊者花更久的時間來達到了弟子最高的智慧？因為準備工作很廣大。就像窮人想要去哪裡可以很快就去，但是國王要出門則需要大事準備，要佈置象乘等等。應該依這個譬喻來理解。



就在他們兩人出家那天，（當太陽西下）影子漸長時，導師在竹林精舍召集眾弟子，授予他們兩人上首弟子的位子，然後誦唸帕替摩卡（**Pātimokkha**）。比丘們埋怨說：「導師看面子來給食物，在傳授上首弟子的位子時，他應該傳授給最早出家的五比丘。如果不考慮他們，也應該傳授給以耶舍長老為首的五十五個比丘。如果不考慮他們，也應該傳授給『幸運的一群』那三十人。如果不考慮他們，也應該傳授給優樓頻羅迦葉三兄弟。但是他略過這些大長老，卻看面子把上首弟子的位子傳授給最後才出家的人。」導師問：「諸比丘，你們在說什麼？」他們就告訴他。他就說：「諸比丘，我沒有看面子來給食物，我只是依他們自己的願來給。有一次，『明白的憍陳如』供養了九次的首次農作物收成，但並沒有發願要上首弟子的位子，而是發願要最先證悟至上法——阿羅漢（道果）。」「那是什麼時候，世尊？」「諸比丘，細心聆聽。」「好的，尊者。」世尊就說起過去世的故事：

8.3 過去世的故事：小黑與大黑

「諸比丘，從現在算回去的九十一個大劫，世尊觀慧在世間出現。當時，大黑（**Mahākāla**）和小黑（**Cūlakāla**）是兩個居士兄弟，在一大片的稻田裡種米。有一天，小黑去到稻田，採了一個剛長出來的幼米粒（**sāligabbha**）來吃。該米粒極其甜美。他想要供養幼米給以佛陀為首的僧團，所以他去找哥哥，說：『哥哥，我們去採幼米，把它煮成適合諸佛吃的食物，然後我們做供養。』『親愛的，你在說什麼？在過去不曾有人採幼米來做供養，在未來也不會有。不要毀了農作物。』哥哥這麼回答後，他還是一再地要求。當時，哥哥跟他說：『這樣的話，把稻田分成兩份。我的那一份你不要動。你自己的那一份，你則可以隨意怎麼做。』他說：『好的。』把稻田分好後，他請了許多人來做工採幼米，再把幼米放進牛奶裡煮，以及加上



酥油、蜂蜜、糖等等，然後供養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用完餐後，他說：『尊者，願我這項首次收成的供養能讓我成為第一個證悟至上法的人。』導師隨喜道：『但願如此。』

他去到稻田，看見整個稻田密密麻麻地長滿了米，就像被米粒蓋滿了田，看見後他充滿了五種喜，心想：『我真幸運。』幼米長成嫩米時，他和村民一起做供養，供養了首次收成的嫩米。收割時，他供養首次收割的米。把稻米捆綁成一束束時，他供養首次綁成束的米。把一束束的稻米堆成堆時，他供養首次疊成堆的稻米。他也供養首次脫粒的米，首次脫殼的米，首次量的米，首次收藏在米倉的米。如是，種植一次的農作物，他做了九次的首次供養。每一次他拿走的米，都自己填補回去，因此他得到極大的豐收。的確，護法者法亦護之（*Dhammo hi nām'esa attānaṃ rakkhantaṃ rakkhati*）。因此世尊說：

*Dhammo have rakkhati dhammacāriṃ,
Dhammo suciṇṇo sukham · āvahāti;
Es'ānisaṃso dhamme suciṇṇe
Na duggatiṃ gacchati dhammacāri.*

法確實保護修法者，
善修之法帶來快樂；
這是善修法的利益；
修法者不會去惡趣。

如是，在觀慧圓滿自覺者的時代，他做了九次首次收成的供養，發願要成為第一個證悟至上法的人。同樣的，從現在算回去的十萬大劫，在勝蓮華佛時代，他在天鵝城（*Hamsavati*）做了七天的供養後，跪拜在世尊的腳下，發願要成為第一個證悟至上法的人。我的傳授即是依照這個願。諸比丘，我沒有看面子來傳授。」



8.4 耶舍與五十四個朋友的過去世故事

「尊者，以耶舍為首的五十五個良家子弟又做過什麼業？」「他們也在某一尊佛面前發願，做了許多福業。後來，在沒有佛出世的時代，他們成為朋友後，組成一隊造福的人，去照顧窮人的屍體。有一天，他們見到一個孕婦的屍體，他們就把她抬到火葬場燒。當時，其中五十人向另五個人說：『你們燒吧。』把五個人留在火葬場，他們則回到村子裡。年輕人耶舍用槍刺死屍，一再地翻轉屍體燒它時，他取得了不淨想（*asubhasañña*）。他就指給其他四個人看，說：『朋友，你們看這個身體，有好多地方都裂開了，看起來就像一隻花牛。它真不淨、惡臭、可厭。』他們也在那裡取得了不淨想。他們五個人回到村子後，都跟其餘的朋友說起這件事。年輕人耶舍回到家後也跟父母及妻子說起這件事。他們都培育了不淨想。這就是他們的過去業。這是為什麼耶舍會在女眾的住處裡生起不淨想。由於他們都培育了親依止成就（*三波羅蜜*），所以他們都得到證悟。如是，這些人也是根據自己的願而得到所願。我沒有看面子來傳授。」

8.5 幸運的一群的過去世故事

「尊者，幸運的一群朋友又做過什麼業？」「他們也在過去諸佛面前發願要證悟阿羅漢，造了許多福。後來，在沒有佛出世的時代，他們成為三十個壞人，聽了鼻豬的教誡（*tuṅḍilovāda*）後，他們持守五戒六萬年。如是，這些人也是根據自己的願而得到所願。我沒有看面子來傳授。」

8.6 三迦葉兄弟的過去世故事

「尊者，優樓頻羅迦葉等又做過什麼業？」「他們也在發願成阿羅漢後造了許多福。從現在算回去的九十二個大



劫，出現了提舍（Tissa）與盛開（Phussa）兩尊佛。盛開佛的父親是馬興德王（Mahinda）。盛開佛自己證悟後，國王最小的兒子成了第一上首弟子，祭師的兒子成了第二上首弟子。國王去到導師面前，說：『我的大兒子是佛陀，小兒子是第一上首弟子，祭師的兒子是第二上首弟子。佛陀就是我的。法就是我的。僧團就是我的。』接著心中有感而發地唸了三次：『禮敬世尊、阿羅漢、圓滿自覺者。』唸完後，他跪拜在導師足下，說：『尊者，現在我已經來到人壽九萬歲的結尾，我就像要坐下來睡覺的時候了。在我活著的時候，請您不要去其他家，請只接受我供養的四資具。』得到承諾後，他常地服侍佛陀。國王還有其他三個兒子。在他們當中，最年長的有五百個軍人隨從，第二個有三百個，最小的有兩百個。他們想：『我們也要供養給哥哥吃。』所他們去請求父親給予機會，但卻得不到。他們一再地討，也還是得不到。不久後，他們被派去平息邊境的擾亂。平息了邊境的擾亂後，他們來到父親面前。當時，父親擁抱他們，親他們的頭，說：『親愛的，我給你們一個願望。』他們接受了，說：『好的，父王。』幾天後，他們的父親說：『親愛的，提出你們的願望吧！』他們說：『父王，我們不要其他東西，從現在起讓我們供養哥哥吃吧。給我們這個願望吧！』『我不能給，親愛的。』『如果不能長期給我們，就給我們七年吧，父王！』『我不能給，親愛的。』『那麼就給我們六年、五年、四年、三年、兩年、一年吧，父王！』『我不能給，親愛的。』『那麼就給我們七個月吧，父王！給我們六個月、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吧，父王！』『我不能給，親愛的。』『那麼，父王，給我們一個人一個月，總共三個月吧！』『好的，親愛的，你們就供養三個月的食物。』

歡喜地頂禮國王後，他們回到自己的住處。他們三人有一個財政和一個總管，後者有十二萬的隨從。他們把他們兩人叫來，說：『這三個月，我們要受十戒，穿兩件袈裟，



和導師一起住。在這段期間，你們負責做供養，每天為九萬個比丘和一千個軍人提供一切的硬食和軟食。從現在起我們都不說話了。』

他們三人帶了一千個隨從去受持十戒，穿上袈裟，住在寺院裡。財政和總管合作，從三兄弟的倉庫拿出所需，輪流執行供養的任務。有些工人的孩子們哭著要粥、飯等等。在比丘僧團還沒有到來之前，那些工人就把粥、飯等等拿給（孩子們）。所以供養給比丘僧團的不再像以前那樣，而是吃剩的食物。後來，那些人說：『我們要給小孩。』卻拿了自己吃。他們不能忍受看到美味的食物。這些人總共有八萬四千人。他們吃了應該供養給僧團的食物，在身體毀壞死亡後，投生到鬼界。三兄弟和一千個人去世後投生到天界。他們從天界到人間，從人間到天界地輪迴了九十二個大劫。如是當時那三兄弟發願要成阿羅漢，以及造了善業。他們只是得到自己所願的。我沒有看面子來傳授。

當時，他們的總管是頻毗沙羅王（**Bimbisāra Rājā**），財政是毗舍 優婆塞（**Visākha upāsaka**）。三個王子是三個結髮修行人。當時，他們的工人們投生成為鬼後，接著在善趣與惡趣輪迴。在這個大劫的四尊佛之間，他們投生到鬼界。在這個大劫，他們先去找人壽四萬年的迦古山達佛（**Kakusandha Buddha**），問道：『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我們會得到食物吃？』他說：『在我的時期裡，你們是不會得到的。但在我之後，當大地升高了一由旬時，有個名叫拘那伽摩那的佛陀（**Koṇāgamana Buddha**）會出現，你們去問他吧。』在那段期間他們都在等待，當拘那伽摩那佛出現時，他們去問他。他也說：『在我的時期裡，你們是不會得到的。但在我之後，當大地升高了一由旬時，有個名叫迦葉的佛陀（**Kassapa Buddha**）會出現，你們去問他吧。』在那段期間他們都在等待，當迦葉佛出現時，他們去問他。他也說：『在我的時期裡，你們是不會得到的。』



但在我之後，當大地升高了一由旬時，有個名叫喬達摩的佛陀（**Gotama Buddha**）會出現。在那時候，你們有個親人會成為名叫頻毗沙羅的王。在供養導師後，他會把功德迴向給你們，那時候你們將會得到食物吃。」對他們來說，從一尊佛到另一尊佛的時間就好像是明天而已。如來出現時，頻毗沙羅王第一天供養後，他們沒有得到（迴向）功德。因此，在夜晚時分，他們發出很恐怖的聲音，以及把自己顯現給國王看。隔天，國王去到竹林精舍，告訴如來所發生的事。

導師說：『大王，從現在算回去的九十二個大劫，在盛開佛時代，那些鬼是你的親戚。他們吃了所負責要供養給比丘僧團的食物，死後投生到鬼界。這麼輪迴時，他們去問迦古山達佛等等，那些佛如此這般地回答。他們一直等到現在，期望得到你的布施。昨天你做供養時，他們得不到（迴向）功德，所以才會這麼做。』『尊者，現在做的供養他們會得到嗎？』『會的，大王。』

國王就邀請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在隔天做了大供養後，迴向功德說：『尊者，從這個（供養），願那些鬼得到天界的飲食。』他們就得到了天界的飲食。隔天，他們顯現自己赤裸的身體。國王告訴（佛陀）：『尊者，今天他們顯現自己赤裸的身體。』『你沒有供養衣，大王。』因此，國王在隔天供養袈裟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後，迴向說：『從這個（供養），願那些鬼得到天衣。』就在那一刻，他們的天衣出現了。他們捨棄了鬼的生命，得到了天界的生命。導師給予隨喜開示，講了《牆外經》（**Tirokuṭṭa Sutta**）：『他們站在牆外……。』隨喜開示結束時，八萬四千個有情了悟了法（**Dhammābhisamayo**）。』如是，導師說了結髮三兄弟的故事後，也講了這個法的開示。



8.7 兩位上首弟子的過去世故事

「尊者，（兩位）上首弟子又做了什麼？」「他們發願要成為上首弟子。從現在算回去的一阿僧祇和十萬個大劫，舍利弗投生在一個非常富裕的婆羅門家庭，名叫『阿秋』（Sarada）。目犍連則投生在一個非常富裕的居士家庭，名叫『增瑞』（Sirivaḍḍha）。他們兩人從小玩泥沙開始就是朋友。阿秋在父親死後繼承了家中的巨大財產。有一天，當他去到寂靜處時，他想：『我只知道這個世間，卻不知道其他世間。已出生的眾有情肯定會死亡。我應該獨自去出家。出家後去尋找解脫法。』所以他去找朋友，說：『賢友增瑞，我將要去出家尋找解脫法。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出家？』『我不能夠，賢友，你自己去出家吧！』他想：『去到其他世間時，是不能帶著朋友和親人去的。自己所造的是自己的。』於是，他打開寶庫，做了大布施給窮人和旅人後，他就進入一個山腳，出家成為隱士。後來逐漸有一人、兩人、三人這樣跟隨他出家，直到後來有七萬四千個結髮修行人。他證得五神通和八定後，就教導那些結髮修行人修行遍禪。他們全部都證得五神通和八定。

那時候，名叫高見（Anomadassī）的圓滿自覺者出現在世間。他的城市是『有月城』（Candavatī），父親是名叫『具譽』（Yasavā）的刹帝利，母親是耶輸陀羅夫人（Yasodharā），他的菩提樹是『阿諸那樹』（ajjuna），『人中王』（Nisabha）和『高尚』（Anoma）是兩位上首弟子，『瓦路那』（Varuṇa）是侍者，『美麗』（Sundarā）和『開心』（Sumanā）是兩位上首女弟子。當時的人壽是十萬歲。他身高五十八腕尺，其身光照耀十二由旬，比丘隨眾有十萬人。

有一天，凌晨時，他從大悲定出定，觀察世間，見到修行人『阿秋』，心想：『今天，以我去找修行人阿秋這個因緣，將會有個大開示。他將會發願要得到上首弟子的位



子，他的朋友增瑞將會發願要得到第二上首弟子的位子，而且在開示結束時，他的七萬四千個結髮修行隨眾將會證悟阿羅漢，所以我應該去那裡。」他拿了自己的鉢和袈裟，在沒有通知其他人之下，就像獅子那樣獨行，在阿秋的弟子們去找果實的時候前去。他決意：『讓阿秋知道我是佛陀。』然後讓阿秋看見他從天空下降，站在地上。修行人阿秋看見佛陀的力量及完美的身體，他就思惟關於相的經文，心想：『具備這些相的人，如果住在家中，就會成為轉輪聖王。如果捨棄世間出家去，則是一切知的佛陀。此人肯定是佛陀。』明白後，他前去迎接佛陀，五體投地頂禮佛陀，準備好最高級的座位給佛陀。世尊坐在準備好的最高級座位。修行人阿秋則為自己選了一個適當的座位後，坐在一旁。

那時候，七萬四千個結髮修行人採了上等的果實後，回來找他們的老師。看見佛陀與老師坐的座位，他們說：『老師，我們時常這樣想：「在這世間上，沒有人比您更偉大了。」但是我們想這個人比您更偉大。』『親愛的，你們說什麼？你們怎麼可以拿一粒芥子來和六百八十萬由旬高的須彌山相比呢？孩子們，不要拿我來和一切知的佛陀比較。』當時，那些修行人心想：『如果這是個微不足道的人，我們的老師不會給這樣的比喻。此人是多麼的偉大！』所以他們全部都跪下以頭頂禮佛足。當時，他們的老師說：『親愛的，我們沒有適合供養給諸佛的東西，導師卻在托鉢的時候來這裡。讓我們依我們的能力來供養。你們把各種上等的果實拿來。』把果實拿來後，他親手把果實洗乾淨，然後親自把果實放進如來的鉢裡。就在導師接受果實的時候，天神們也注進天界的營養。修行人阿秋親自過濾水，然後供養水。用完餐後，當導師還坐著時，阿秋把所有的弟子叫來，坐著和導師友善地交談。導師心想：『願兩個上首弟子與比丘僧團到來。』知道了導師的心，兩個上首弟子和十萬個漏盡的隨眾立刻到來，頂禮導師後，站



在一旁。

當時，修行人阿秋向弟子們說：『親愛的，諸佛所坐的座位太矮了，這十萬個沙門沒有座位。今天你們應該向佛陀致以最高的敬意。去山腳採色香具足的花來。』說來話長，但具備神通者的神通境是不可思議的，那些修行人在頃刻間即採來許多色香具足的花，為佛陀準備了一由旬大的花座，為兩個上首弟子準備了三迦浮沓大的座位，為其他比丘準備了半由旬大的座位，為新出家的僧眾準備了一『烏沙巴』¹³大的座位。或許有人會想：『在該寺院怎麼能夠擺設得下這麼多這麼大的座位？』這是屬於神通之境。當座位如此佈置好後，修行人阿秋合掌站在如來前面，說：『尊者，為了我們長久的幸福與快樂，請您坐上此花座。』所以說：

收集了各種香味的花朵，
佈置好花座後他這麼說：

我佈置合您英雄此花座，
請坐此花座讓我心歡喜。

佛陀坐在花座上七日夜，
讓我心歡喜讓人天歡笑。

導師如此坐著時，兩位上首弟子及其餘的比丘都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修行人阿秋拿了一個大花傘，站著高舉花傘在如來頭上。導師心想：『願此結髮修行人的恭敬帶來大果報。』因此證入滅盡定。知道導師入了定，兩位上首弟子及其餘的比丘也都入定。如來入滅盡定七天。（在這期間）到了去找食物的時間，阿秋的弟子們就去樹林找各種果實。吃後，在剩餘的時間裡，他們都站著向佛陀合掌。至於修行人阿秋，他沒有去找食物，連續七天都高舉花傘，

13 中譯按：一烏沙巴（usabha）等於八十分之一迦浮沓（gāvuta）。



感受極強的喜樂。導師從滅盡定出定後，向坐在右邊的第一上首弟子『人中王』長老說：『人中王，對於這些修行人以花座來禮敬我們，你給個隨喜開示。』長老就像大戰士從轉輪聖王那裡得到大獎賞，心中充滿快樂，顯現弟子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智慧，他給予隨喜開示。

他的開示結束後，佛陀向第二上首弟子說：『比丘，你也教法。』高尚長老思惟三藏中佛陀的話後說法。在兩位上首弟子教法時，一個人都沒有了悟法。接著，導師顯示無量的佛境而教法。開示結束時，除了修行人阿秋外，所有七萬四千個結髮修行人都證悟阿羅漢。導師伸手說：『來吧，諸比丘。』就在那一刻，他們的發須都消失了，身上具備了八種資具。

為什麼修行人阿秋沒有證悟阿羅漢？因為心激動。當坐在佛以下第二個位子的上首弟子顯現弟子最高的智慧開示佛法的時候，他一聽到上首弟子的開示，心中就生起這樣的願望：『啊，願在未來出現的佛陀的教法裡，我也能夠得到這個弟子所負起的責任！』因為這個念頭，他不能證悟道果。頂禮如來後，他站著面對面（向佛陀）說：『尊者，在您的教法裡，坐在您旁邊的比丘怎麼稱呼？』『他是跟隨我推轉我所推轉的法輪的人，已達到弟子最高的智慧，徹悟了十六種智慧，是我教法中的上首弟子，名叫「人中王」。』（修行人阿秋）發願說：『尊者，以我七天高舉花傘所做的禮敬，我不是發願此功德能帶給我成為帝釋或梵天的果報，但願在未來能夠像這位人中王長老一樣成為某一尊佛的上首弟子。』導師想：『這個人的願望是否能夠實現？』他伸展未來智去觀察，見到過了一阿僧祇和十萬大劫後該願望會實現。看見後，他跟修行人阿秋說：『你的願望不會白費。在未來，過了一阿僧祇和十萬大劫後，名叫喬達摩的佛陀將會出現，其母是摩訶摩耶夫人，父親是淨飯大王，兒子是羅候羅，侍者是阿難，第二上首弟子是目犍連，而你則是第一上首弟子、名叫舍利弗的法將。』



如此為修行人授記後，佛陀開示佛法，然後和比丘僧團隨眾飛上天空離去。

修行人阿秋去找其弟子長老們（現在已是比丘），請他們給增瑞居士指示：『尊者，請跟我的朋友說：「你的朋友修行人阿秋在高見佛足下發願，要在未來出現的喬達摩佛的教法裡成為第一上首弟子。你應該發願做第二上首弟子。」』這麼說後，他先諸長老而去，走另一條路來到增瑞住家的門口站住。增瑞說：『經過這麼久後，我的大德終於來了。』請他入座後，自己坐在較低的座位，說：『尊者，您沒有弟子隨眾嗎？』『有的，朋友。高見佛來到我們的寺院。我們盡自己的能力禮敬他。導師向大家說法，開示結束時，除了我以外，其餘的人都證悟阿羅漢。我見到導師的第一上首弟子人中王長老後，發願在未來出現的喬達摩佛的教法裡成為第一上首弟子，你應該發願成為他的教法裡的第二上首弟子。』『尊者，我和佛陀不熟悉。』『和佛陀說是我的責任。你準備好大供養吧。』

增瑞聽了他的話後，就在自己的住家門前佈置一個適合禮敬國王地方，弄平了八『卡立沙』（*karīsa*）大的地，撒上沙，再鋪上五種花。建了一個以藍蓮花覆蓋屋頂的大棚，佈置好佛陀的座位和其餘比丘的座位。準備好了大事禮敬後，他請修行人阿秋去邀請佛陀。修行人帶了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來到他的住家。增瑞前去迎接，從如來手中接過鉢，帶引他們進入大棚，請他們坐上準備好的座位，給予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施水』後，供養他們上等的飲食。用完餐後，他供養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很貴的袈裟，然後說：『尊者，這項供養不是為了得到微不足道的位子。請您們慈悲接受這樣的供養七天。』導師接受了。所以他做了這樣的大供養七天，然後頂禮世尊，站著合掌說：『尊者，我的朋友修行人阿秋發願要成為某個導師的第一上首弟子。我則發願成為他的第二上首弟子。』



導師觀察未來，看見他的願望會實現，就授記說：『從現在再過一阿僧祇和十萬大劫，你會成為喬達摩佛的第二上首弟子。』聽了佛陀的授記，增瑞感到歡喜快樂。導師給了隨喜供養的開示後，就和隨眾回到寺院。諸比丘，這是我的兒子們當時所發的願。他們只是得到所願的。我沒有看面子來傳授。」

導師這麼說後，兩位上首弟子頂禮世尊，說：「尊者，當我們還是在家人時，我們去觀賞山頂節。」接著說了整件事，直到最近在阿說示長老面前證悟須陀洹果。「尊者，我們去找老師山迦耶，想要帶引他來您的足下，跟他說他的宗教見解是沒有內涵的，以及說來這裡的利益。但他卻說：『現在要我再做弟子，那就像瓦罐去水井一樣可笑。我不能再過做弟子的生活。』我們回答：『老師，現在大眾都手拿著香、花等等去禮敬導師，您要做什麼呢？』他說：『在這世上，笨人比較多，還是智者比較多？』我們說：『笨人。』他說：『那麼就讓智者們去找智者喬達摩沙門，笨人們則來找我這個笨人。你們去吧。』尊者，他不願意來。」聽了這件事，導師說：「諸比丘，山迦耶因為自己的邪見而把沒有內涵的認為有內涵，有內涵的則視為沒有內涵。然而，你們因為自己的智慧，知道有內涵的為有內涵，知道沒有內涵的為沒有內涵，捨棄了沒有內涵的，你們接受有內涵的。」這麼說後，他唸誦（以下）這些偈子：

**11. *Asāre sāramatino, sāre c'āsāradassino,
Te sāraṃ n'ādhigacchantimicchāsāṅkappagocarā.***

視無內涵為有內涵，視有內涵為無內涵。
執持此邪思惟的人，他們不能達到內涵。



*12. Sāraṅ · ca sārato ṅatvā, asāraṅ · ca asārato,
Te sāraṁ adhigacchanti sammāsaṅkappagocarā.*

視有內涵為有內涵，視無內涵為無內涵。
執持此正思惟的人，他們能夠達到內涵。

於此，「視無內涵為有內涵」的意思是：四資具和依據十種邪見的教法是沒有內涵的，但卻把它看成有內涵。「視有內涵為無內涵」：依據十種正見的教法是有內涵的，但卻把它看成：「這沒有內涵。」「他們不能達到內涵」：他們接受了該邪見後，依「欲尋」（*kāma vitakka*）等等而住立，擁有錯誤的思惟之境，不能達到「戒的內涵」（*sīlasāraṁ*）、「定的內涵」（*samādhisāraṁ*）、「慧的內涵」（*paññāsāraṁ*）、「解脫的內涵」（*vimuttisāraṁ*）、「解脫智見的內涵」（*vimuttiñāṇadassanasāraṁ*）、「究竟涅槃的內涵」（*paramatthasāraṁ nibbānaṁ*）。「視有內涵為有內涵，視無內涵為無內涵」：對戒等等的內涵，他了知：「這是內涵」。對於上述的無內涵，他了知：「這沒有內涵。」「他們能夠達到內涵」：那些智者如此接受正見後，依「出離思惟」（*nekkhammasaṅkappa*）等等而住立，擁有正確的思惟之境，能夠達到上述的內涵。

偈子誦完時，許多人證悟了須陀洹果等等。這堂法的開示對到來集會的大眾有益。

舍利弗長老的故事第八



九、難陀長老的故事

「就像屋子」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所講，關係到難陀尊者（*Āyasma Nanda*）。

轉動至上法輪後，導師去到王舍城，住在竹林精舍。當時，淨飯大王（*Suddhodana Mahārāja*）一個接一個地派了十個使者，每個都帶了一千個隨從，說：「把我的兒子帶來給我看一看。」後來，他們去到那裡，所有人都成了阿羅漢。迦留陀夷長老（*Kāḷudāyi Thera*）也成就了阿羅漢。知道是時候請求導師前去時，他讚歎路途上優美的風景，然後帶引導師及兩萬個漏盡者（阿羅漢）隨眾前往迦毗羅衛城。於其地，在親戚前來聚集時，導師即以蓮花雨（*pokkhara vassa*）這個因緣，說了《維山達拉本生經》（*Vessantara Jātaka*）。隔天，他入城托鉢，向父親說了「應當勤奮不放逸執行（托鉢）……」這個偈子（《法句經》偈 168），讓父親證悟了須陀洹果，再向姨母大愛道（*Mahāpajāpatī*）說了「應當細心地執行（托鉢）……」這個偈子（《法句經》偈 169），讓她證悟了須陀洹果，及讓國王證悟了斯陀含果。用餐後，以羅候羅母的功德這個因緣，他說了《月緊那羅本生經》（*Candakinnarī Jātaka 485*）。第三天，那是難陀王子灌頂登基為王、入住新屋、結婚的吉日。當這些正在進行時，導師進來托鉢，然後把鉢交到難陀王子的手中。祝福他吉祥後，導師就起身離去，沒有從難陀王子手中拿回鉢。因為尊敬如來，難陀無法說「尊者，請拿回您的鉢。」但是他想：「他會在樓梯頂拿回鉢。」但在那裡導師也沒有拿回鉢。他就想：「他會在樓梯底拿回鉢。」但在那裡導師也沒有拿回鉢。他就想：「他會在皇宮廣場拿回鉢。」但在那裡導師並也有拿回鉢。王子很想要回去，但因為恭敬導師，所以雖然不情願還是跟著導師走，就是無法說：「請您把鉢拿回去。」只是邊走邊想：「他會在這裡拿回去，他會在那裡拿回去。」



那時後，其他女人見到他這樣，就去通知（其未婚妻）國美王妃（Janapadakalyānī）：「公主，世尊把難陀王子帶走了，他要讓妳失去他。」臉上流著淚、頭髮未梳好，她急忙趕過去，說：「尊貴的王子，請您趕快回來！」聽見她的話，他的心就像要停下來了。但是導師還是沒有從他手中拿回鉢，一直把他帶到寺院裡，說：「難陀，你要出家嗎？」因為尊敬佛陀，他沒有說「我不要出家」，而說：「是的，我要出家。」導師說：「那麼，你們就剃度難陀給他出家。」如此，導師去到迦毗羅衛城的第三天，難陀就出家了。

第七天，羅候羅母為王子（羅候羅）打扮後，叫他去找世尊，說：「親愛的，你看，那個受到兩萬個沙門圍繞、身體金黃色、長得像梵天神一樣的沙門，他就是你的父親。他曾經擁有（四個）很大的寶瓶。但從他出家那天起就不見了。你去向他要求遺產，說：『親愛的，我是王子。灌頂後，我將成為轉輪聖王。我需要財富。請給我財富，因為兒子是父親曾經擁有的財富的主人。』」王子去到世尊面前時，對父親生起了親切感，心裡很高興，說：「沙門，您的影子很舒服。」以及說了許多他自己所懂、適當的話。世尊用完餐，給了隨喜開示後，就起身離開。王子跟著世尊走，說：「沙門，把遺產給我。沙門，把遺產給我。」世尊沒有叫王子回去。其他人都無法阻止他跟著世尊去。所以他跟著世尊來到了榕樹林。

當時，世尊想：「這孩子想要父親所擁有的財富。這些財富總有一天要毀壞的。我要把我在菩提樹下得到的七種聖財（*sattavidhaṃ ariyadhanam*）給他。我要讓他成為出世間遺產的主人。」當時，世尊就向舍利弗尊者說：「那麼，舍利弗，你就剃度羅候羅王子出家。」長老就剃度王子出家。然而，王子出家後，他的爺爺淨飯王感到很痛苦。他無法忍受，就向世尊哭訴，請求說：「尊者，如果尊者們不剃度沒有得到父母允許的孩子出家，那會很好。」世



尊批准了他的請求。隔天，當世尊用完餐後坐在皇宮裡時，國王坐在一旁，向世尊說：「尊者，在您修苦行時，有個神來找我，說：『你的兒子死了。』我拒絕相信他的話，說：『在沒有達到證悟之前，我的兒子是不會死的。』」
「現在你怎麼會相信呢？在以前，當別人拿（羊的）骨頭給你看，說：『這是你兒子的。』你也都不會相信。基於這件事，世尊講了《大護法本生經》（Mahādhammapāla Jātaka）。偈子¹⁴誦完時，國王證悟了阿那含果。如此讓父親證悟了三個聖果後，世尊在比丘僧團的圍繞下，再次去王舍城。世尊曾經向給孤獨長老承諾，只要祇陀林一建好，他就會去舍衛城。不久之後，他收到訊息說該寺院已經建好了，他就去祇陀林住。當世尊住在祇陀林時，難陀尊者（對出家生活）感到不滿意，因此他告訴其他比丘們這件事，說：「賢友，我不喜歡過梵行生活。我不能再繼續過梵行生活。我要捨棄（比丘）戒，回到低等的居家生活。」

世尊聽見這件事，就招來難陀尊者，如此說：「難陀，據說你向許多比丘這麼說：『賢友，我不喜歡過梵行生活。我不能再繼續過梵行生活。我要捨棄（比丘）戒，回到低等的居家生活。』那是真的嗎？」
「是的，尊者。」
「難陀，為什麼你不喜歡現在所過的梵行生活，不能再繼續過梵行生活，要捨棄（比丘）戒，回到低等的居家生活？」
「尊者，在我離開家時，我的前妻釋迦女國美王妃的頭髮只梳到一半，跑來請求我，說：『尊貴的王子，請您趕快回來！』尊者，因為想起這件事，我不喜歡過梵行生活。我不能再繼續過梵行生活。我要捨棄（比丘）戒，回到低等的居家生活。」

當時，世尊捉住難陀尊者的手臂，用神通帶他去三十三天界（忉利天）。在半路，他指給難陀尊者看，在一個被

¹⁴ 這部本生經裡有許多個偈子。



火燒的田地裡，在一個被燒焦的樹樁上，坐著一隻在火災裡失去了耳朵、鼻子和尾巴的貪心母猴子。來到三十三天時，他帶難陀尊者去看服侍帝釋天王的五百個天女，她們的雙足是粉紅色的。世尊讓難陀尊者看了這兩個景象後，再問他：「難陀，你認為誰比較美麗、好看、迷人，是釋迦女國美呢，還是這五百個雙足粉紅色的天女呢？」他聽後說：「尊者，和這五百個天女比起來，釋迦女國美就像那只沒有耳朵、鼻子和尾巴的母猴子。她還不及她們的一分，乃至一分中的一分。這五百個雙足粉紅色的天女的确比較美麗、好看、迷人。」「難陀，快樂起來。難陀，快樂起來。我保證你會得到五百個雙足粉紅色的天女。」「尊者，如果世尊保證我會得到五百個雙足粉紅色的天女，那麼我就會很快樂地過梵行生活。」當時，世尊捉住難陀尊者，從該處消失，出現在祇陀林裡。不久後，比丘們聽到這樣的消息：「據說，世尊的弟弟、姨母的兒子難陀尊者是為了得到天女才過梵行生活的。據說世尊保證他會得到五百個雙足粉紅色的天女。」

因此難陀尊者的比丘朋友們視他為雇用工和生意人，教訓他說：「據說難陀尊者是個雇用工。據說難陀尊者是個生意人。他是為了得到天女才過梵行生活的。據說世尊保證他會得到五百個雙足粉紅色的天女。」

因為比丘朋友們視他為雇用工和生意人，難陀尊者感到苦惱、羞恥與厭惡，他就獨自一人住，遠離群體，不放逸、熱忱、堅定地修行，不久之後，他就證得了良家子弟們從家裡出家來到無家所追求的目的，即梵行最終的無上目標，他以上等智親證而進入且安住於當下可見之法：「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做已做，再無後有。」難陀尊者成了一個阿羅漢。

在夜晚時分，某個天神照亮了整個祇陀林，走近導師後頂禮他，然後告訴他：「尊者，世尊的弟弟、姨母的兒子



難陀尊者已經滅盡了諸漏。他以上等智親證而進入且安住於當下可見漏盡心解脫、慧解脫。」世尊心中也生起了這樣的智慧：「難陀已經滅盡了諸漏。他以上等智親證而進入且安住於當下可見漏盡心解脫、慧解脫。」

夜晚過去後，難陀尊者也走近世尊，頂禮後這麼說：「尊者，對於世尊保證我會得到五百個雙足粉紅色的天女，我免除了世尊這項承諾。」「難陀，以我的心徹知你的心後，我知道：『難陀已經滅盡了諸漏。他以上等智親證而進入且安住於當下可見漏盡心解脫、慧解脫。』天神也來告訴我這件事，說：『尊者，難陀尊者已經滅盡了諸漏。他以上等智親證而進入且安住於當下可見漏盡心解脫、慧解脫。』難陀，就在你透過不執取而讓心從諸漏中解脫出來時，我已經被免除了承諾。」當時，了知這件事的內情的世尊誦出這個自說語：

*Yassa nittiṇṇo paṅko maddito kāmakaṇṭako,
Mohakkhayaṃ anupatto, sukhadukkhesu na vedhaṭṭi
sa bhikkhu.*

*比丘越渡了沼澤，摧毀了貪欲之刺，
他已達到愚癡滅，於樂苦不受動搖。*

有一天，比丘們問難陀尊者那件事：「賢友難陀，以前你說『我不滿意』，現在你怎麼說？」「賢友，我已經對在家生活沒有執著。」聽了這個回答，比丘們說：「難陀尊者說假話，說騙話。在過去的日子裡，他說『我不滿意』，現在他說『我已經對在家生活沒有執著。』」他們去找世尊，告訴世尊這件事。世尊說：「諸比丘，在過去的日子裡，難陀這個人就像蓋得不好的屋子，現在他已經變成好像蓋得很好的屋子一樣。從他見到眾天女那天起，他就精進地圓滿出家的任務，現在他已經完成了這項任務。」說後，他再誦出以下的偈子：



13. *Yathā agāraṃ ducchannaṃ vuṭṭhī samativijjhati;
Evaṃ abhāvitaṃ cittaṃ rāgo samativijjhati.*

就像雨可以滲透蓋得不好的屋子，
貪欲亦可滲透尚未受到培育的心。

14. *Yathā agāraṃ succhannaṃ vuṭṭhī na
samativijjhati;
Evaṃ subhāvitaṃ cittaṃ rāgo na samativijjhati.*

就像雨不能滲透蓋得很好的屋子，
貪欲亦滲不透已被良好培育的心。

偈子誦完時，許多人達到了須陀洹果等等。這堂法的開示對大眾有益。

後來，眾比丘在法堂談起這件事：「賢友，諸佛真神奇。為了國美王妃，難陀尊者（對出家生活）感到不滿意，但導師以天女的利益引導他聽話。」導師到來時，問：「諸比丘，你們聚集在這裡說什麼。」他們就回答。導師說：「諸比丘，不只是現在，以前我也以女性引導他聽話。」接著，他說了過去的故事。

過去世的故事

以前，當梵與王在波羅奈城統治國家時，有一個名叫卡巴達（**Kappaṭa**）的商人。他有一驢子幫他載瓦器，一天走七由旬。有一次，他和載著東西的驢子去達凱西拉（**Takkasila**）當他忙著賣東西時，他就放該驢子去閒逛。當驢子在溝渠邊走著時，牠見到一隻母驢，牠就走近母驢。母驢和牠互相問候過後，說：「你從那裡來？」

「從波羅奈城來。」「來做什麼？」「來做生意。」「你



運載的有多少？」「很多的瓦器。」「你運載那麼多東西走多遠？」「七由旬。」「在你所到的各個地方，是否有人幫你擦腳與擦背？」「沒有。」「若是這樣，你應該是過得很辛苦的了。」當然，動物沒有幫牠們擦腳擦背的人，母驢這麼說只是為了和牠親近而已。因為母驢的話，牠的心感到不滿意了。卡巴達賣完東西後，來到牠的面前，說：「來，親愛的，我們走吧。」「你走吧，我不走了。」一再地勸牠後，商人想：「牠不願意走。我要罵牠來引導牠。」他就說出這個偈子：

*我要為你做支棒，其尖刺十六指長，
我要切碎你身體，如是驢子應知道。*

聽了這個偈子，驢子說：「如果是這樣，我知道應該怎麼對付你。」接著牠說了這個偈子：

*你要為我做支棒，其尖刺十六指長，
我用前腳穩立地，舉起後腳踢出去，
把你牙齒打落地，卡巴達可要知道。*

聽了牠的話，商人想：「是什麼原因讓牠這麼說？」他觀察四周尋找原因，見到了那只母驢，心想：「看來是母驢教牠這麼做的。我要用女性的引誘來讓牠走。」接著，他說了這個偈子：

*四足白臉的雌性，具備一切的美好，
我讓她做你妻子，如是驢子應知道。*

聽了這個偈子，驢子的心感到滿意，就說出以下的偈子：

*四足白臉的雌性，具備一切的美好，
你讓她做我妻子，卡巴達可要知道，
我將走得更加遠，十四由旬我也走。*



當時，卡巴達向牠說：「那麼來吧。」把牠帶回停車的地方。幾天過後，驢子跟他說：「您不是說要給我帶來一個妻子嗎？」「是的，我這麼說過。我不會毀諾的。我將會為你帶來一個妻子。但我只為你提供食物。食物夠不夠你們兩個吃，這個你自己要知道。你們兩個一起生活後，你們就會生孩子。食物夠不夠你們那麼多個吃，這個你自己要知道。」商人這麼說時，驢子就不再想要有妻子了。

導師講了這堂開示後，這樣結束此本生故事，說：「諸比丘，當時的母驢是國美王妃，驢子是難陀，商人則是我。如是，以前我也以女性來引導他聽話。」

難陀長老的故事第九



十、殺豬屠夫尊陀的故事

「此世他悲哀」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精舍時所給，關係到名叫尊陀（Cunda）的殺豬屠夫。

據說，在五十五年裡，他殺豬來吃及賣豬肉，以這個方式謀生。在饑荒的時候，他用車載了米進縣，只用一「納利」（nāli）¹⁵ 或兩「納利」的米就能買些小豬。然後他把那些小豬裝在車上載回家。他把住家後面的一塊地圍起來作為養豬場。他用各種草和身體的排泄物來養豬。任何時候想要殺豬時，他就把豬綁緊在一根柱子，用四方形的木棒打那只豬，打到牠的身體腫脹。知道豬的肉變厚之後，他就打開豬的嘴巴，放一枝木進去頂住牠的嘴巴，然後把銅鍋裡的熱水倒進牠的嘴巴裡。熱水進入豬的肚子，把腸裡的糞便弄鬆，帶著它從下部出來。只要還有一點的糞，出來的水就會混濁。一旦豬的腸胃已經清淨，出來的水也是清淨的。然後，他把剩下的水倒在豬的背部，豬的黑皮就會脫落。接著用草制火把燒掉豬的體毛。最後用利劍砍斷豬的頭。他用碗裝盛流出來的血，再用血塗豬肉來煮。然後他和兒子與妻子坐下來吃，剩下的則拿去賣。他以這個方式謀生過了五十五年。雖然如來就住在鄰近的寺院裡，他連一天都沒有用手拿花去禮敬，或供養一匙飯，或做任何功德。有一天，他的身體生病了，在生命要結束時，阿鼻大地獄之火已現前。阿鼻地獄之火能夠燒毀站在一百由旬外看著它的人的眼睛。所以有這樣的說法：

*(Catukkaṇṇo catudvāro vibhatto bhogāso mito,
Ayopākārapariyanto ayasā paṭikujjito,)
Tassa ayomayā bhūmi jalitā tejasāyutā
Samantā yojanasataṃ pharitvā tiṅṅhati sabbadā.*

15 中譯按：用手抓一把米是一「把」（muṭṭhi）。一「納利」等於十六把。



它有四角與四門，每面各有一道門，
四周牆壁以鐵做，蓋著一個鐵屋頂，
其地也是以鐵造，其中烈火熊熊燒，
各方都是百由旬，處處遍滿是烈火。

——《長部 3.267》；《增支部 3.36》

再者，龍軍長老（Nāgasena Thera）說了這樣的譬喻來顯示地獄之火比一般的火強烈多少倍：「大王，即使像尖頂屋那麼大的石頭，被地獄之火一燒都立刻毀壞。但是投生其中的諸有情，因為業力的緣故並沒有毀滅，而像進入母胎。」

當阿鼻地獄之火燒尊陀時，他的行為也根據所造的業而改變。即使還在家中，他開始像豬叫喊，雙膝著地往前往後亂爬。當時，家中的人捉緊他，蓋住他的嘴巴。業報來時是推不掉的。他還是不斷叫喊，四處亂爬。四周七間家的人都不能睡覺。他家中所有的人都被死亡的危險嚇怕了，卻無法防止他向外闖，所以只好把屋門都鎖起來，讓他不能出去，只能留在屋子裡，他們則去到屋外的四周守護。尊陀則遭受地獄之火煎熬，不斷叫喊，四處亂爬。他這樣爬了七天。在第八天，他死後投生到阿鼻大地獄。應依《天使經》（MN 3.261; AN 3.36 Devadūta Sutta）來形容阿鼻大地獄。

經過他家門口的比丘們聽到他的聲音，以為那是豬的聲音。去到寺院後，他們在導師面前坐下，如此說：「尊者，殺豬屠夫尊陀把屋門關起來殺豬，今天已是第七天，我們想他家應該是要慶祝什麼。尊者，他到底殺了多少只豬，他連一點慈悲心都沒有，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殘忍粗野的人。」導師說：「諸比丘，這七天不是他在殺豬，是他過去所造的業的果報出現了。在生命即將結束時，阿鼻大地獄之火已經現前。因為被火燒，他七天像豬那樣叫喊，在家裡四處亂爬，今天死後投生到阿鼻地獄裡。」（比丘們）



說：「尊者，在今世如此悲哀，（死後）他又投生到悲哀的地方。」（佛陀說：）「是的，諸比丘，放逸的人，無論是在家人或出家人，在兩處都悲哀。」說後，他再誦出這個偈子：

*15. Idha socati, pecca socati, pāpakārī ubhayattha
socati; So socati, so vihaññati, disvā
kammakiliṭṭham · attano.*

此世他悲哀，來世他悲哀，
造惡者於兩處都是悲哀。
見到自己污穢的行為後，
他感到悲哀，他感到苦惱。

於此，「造惡者」（pāpakārī）：造作各種惡業的人在臨終時想到「我沒有造善，惡卻造了」時，此世他悲哀（idha socati）；這是他因為業而悲哀。然而，果報的力量顯現時，來世他悲哀（pecca socati）；這是他在其他世間因為果報而悲哀。如是，他於兩處都是悲哀（ubhayattha socati）。就因為這個原因，殺豬屠夫尊陀還活著時就感到悲哀。「見到自己污穢的行為後」（disvākammakiliṭṭham attano）：見到自己所造的種種污穢業後，他苦惱悲泣。

偈子結束時，許多人成為了須陀洹聖者等等。這堂法的開示對大眾有益。

殺豬屠夫尊陀的故事第十



十一、如法優婆塞的故事

「此世他喜悅」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所講，關係到如法優婆塞（Dhammika upāsaka）。

據說，在舍衛城有五百個如法的優婆塞。在他們當中，每個人都有五百個優婆塞隨眾。他們最年長的有七個兒子和七個女兒。在他們當中，每個人都供養粟粥、票食、半月食、邀請食、布薩食、訪客食與僧伽食，以及提供兩安居的住宿。他們全部都是長得很像父母的孩子（*anujātaputtā*）。所以該優婆塞和妻子和十四個孩子例常供養十六個票粥等等。他自己和妻子和孩子們都具備戒德，修善法，樂於布施。後來，他生了病，壽命快結束了。他想要聽法，就傳話給導師，說：「請您指派八個或十六個比丘來。」導師派他們來。他們來到後，圍著他的床坐在準備好的座位。他說：「尊者，我很難見到大德們，因為我很虛弱。請為我背誦一部經。」「優婆塞，你想要聽哪一部經？」他回答：「一切佛都教的《大念處經》。」因此他們就開始背誦該經：「諸比丘，這是使眾生清淨、超越憂愁與悲傷、滅除痛苦與憂惱、成就正道與現證涅槃的唯一道路……」（《長部 2.373》；《中部 1.106》）。就在那一刻，從六個天界來了六輛具諸莊嚴的馬車，長一百五十由旬，各由一千隻駿馬來拉。站在馬車上的天神們說：「讓我們帶你去我們的天界。讓我們帶你去我們的天界。就像打破瓦罐後會拿到金罐一樣，投生到我們的天界會很快樂，投生到我們的天界會很快樂。」優婆塞不想聽法被打斷，所以說：「你們稍等，你們稍等。」比丘們以為「他停止我們」，所以就靜了下來。

當時，他的子女們哭著說：「以前，我們的父親聽法都不會覺得夠了。但是現在請來比丘們為他背誦經後，卻自己停止他們。沒有不害怕死亡的有情。」比丘們說：「現



在不是時機。」所以就從座位起身離去。稍過一會，優婆塞恢復一些正念，就問孩子們：「你們為什麼哭？」「親愛的父親，您邀請比丘們來，聽聞他們背誦法時，卻自己停止他們。我們想到『沒有不害怕死亡的有情』，所以我們哭。」「大德們在哪裡？」「親愛的父親，他們說現在不是時機，所以就從座位起身離去了。」他說：「我不是跟大德們說話。」「那您是在跟誰說話？」「從六個天界來的天神們坐在六輛裝飾得很漂亮的馬車，停在空中，吵著說：『來我們的天界享受快樂，來我們的天界享受快樂。』我是跟他們說話。」「親愛的父親，我們沒有見到哪裡有馬車。」「有沒有我編製好的花圈？」「有，親愛的父親。」「哪一個天界最快樂？」「一切菩薩及諸佛的父母都住在那裡的兜率天最快樂，親愛的父親。」「那麼，你們說『讓它掛在從兜率天來的馬車』，然後把花圈丟上去。」他們就丟上去。該花圈掛在那輛馬車，掛在空中。大家只見到該花圈，並沒有見到馬車。優婆塞說：「你們見到那個花圈嗎？」他們回答：「是的，我們見到。」「它就掛在從兜率天來的馬車。我就要去兜率天了，你們不必擔心。如果你們想要投生到我那裡，你們應該做我所造的福業。」說完他就去世，上到馬車去。

他立刻投生為身高三迦浮沓、身具六十車飾物的天神，有一千個天女圍繞著他，以及出現了一個二十五由旬大的黃金天界宮殿。那些比丘回到寺院時，導師問他們：「諸比丘，優婆塞聽了佛法開示嗎？」「是的，尊者，但是中途時他停止我們說『你們稍等』。當時他的子女們都哭了。我們想『現在不是時機』，所以就從座位起身離去。」「諸比丘，他不是跟你們說話。從六個天界來的天神們坐在六輛裝飾得很漂亮的馬車來邀請優婆塞。他不想佛法開示被中斷，所以就跟他們說。」「是這樣嗎，尊者？」「是這樣，諸比丘。」「現在他投生到哪裡了？」「兜率天，諸比丘。」「尊者，今世他在親戚中喜悅地過活。現在又投生到令人



喜悅的地方。」「是的，諸比丘，不放逸的人，無論是在家人或出家人，在一切處都喜悅。」說後，他再誦出這個偈子：

16. Idha modati, pecca modati, katapuñño ubhayattha modati;

*So modati, so pamodati, disvā
kammavisuddhim · attano.*

此世他喜悅，來世他喜悅，
行善者於兩處都是喜悅。
見到自己清淨的行為後，
他感到喜悅，非常的喜悅。

於此，「行善者」（*katapuñño* 直譯為「造福者」）：造作各種善業的人在臨終時想到「我沒有造惡，我造了善」時，於此世他因為業而喜悅。來世他因為果報而喜悅。如是，他於兩處都是喜悅（*ubhayattha modati*）。「清淨的行為」（*kammavisuddhim*）：如法優婆塞見到自己因為清淨的行為而造了福業，在死亡之前，他於此世喜悅。死後，如今在其他世間，他非常喜悅。

偈子結束時，許多人成為了須陀洹聖者等等。這堂法的開示對大眾有益。

如法優婆塞的故事第十一



十二、提婆達多的故事

「此世他受苦」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竹林精舍時所給，關係到提婆達多（Devadatta）。

提婆達多的故事，從他出家到掉進大地裡的完整詳細述在《本生經》裡說。在此，這只是概述。

當導師住在馬拉人（Malla）的城鎮「阿奴皮亞」（Anupiya）附近的「阿奴皮亞芒果園」時，有一天，八萬家的親戚看到如來的相而認出他，八萬個年輕子弟約定：「無論他是國王或佛陀，他將在剎帝利的圍繞之下過活。」在他們當中，多數都出家了。除了國王「巴帝亞」（Bhaddiya）、阿那律（Anuruddha）、阿難（Ānanda）、巴古（Bhagu）、奇米拉（Kimila, Kimbila）與提婆達多。見到這六個釋迦族人還沒有出家，就生起這樣的話題：「我們讓自己的兒子出家了。我們想這六個人不是釋迦的親人，因此沒有出家。」後來釋迦族人「大名」（Mahānāma）去找阿那律，說：「親愛的，我們的家沒有人出家。你應該出家，或我去出家。」阿那律是嬌生慣養、要什麼都有的人，連「沒有」（natthi）這句話都不曾聽過。有一天，當他們六個剎帝利王子在玩玻璃球時，阿那律輸了糕，就叫人（從家裡）送糕來。他的母親就準備了糕送過去。他們吃後再玩。阿那律卻一再地輸。他的母親也送了三次糕。第四次時，她傳話過去說「沒有糕」（pūvā natthi）。他不曾聽過「沒有」這樣的話。他想：「那一定是某種糕。」所以他就派人去，說：「你們就把沒有糕帶來給我（natthipūvaṃ me āharatha）」他的母親聽到「他叫您給他沒有糕」，就想：「我的兒子不曾聽過『沒有』這個字。然而，透過這個方法，我要讓他知道那是什麼事。」所以她就拿另一個金碗蓋住一個空金碗，派人送過去。那個城市的保護神們心想：「釋迦王子阿那律（在過去世）



是『安那巴拉』(Annabhāra)的時候，他把自己那份的飯供養給辟支佛『烏帕立塔』(Upariṭṭha)後，發願說：『願我不會聽到「沒有」這個字。願我不知道食物是怎麼生產的。』如果他看見這個空碗，我們就不能夠進入天神的聚會，我們的頭也會裂成七塊。」當時，他們用天糕裝滿那個碗。碗放在玻璃球場後，一打開它，糕的香味就遍滿了整個城市。而且一把糕放裡嘴裡，七千條味覺神經都感到非常愉快。

他想：「我不是媽媽喜愛的孩子，以前她都不曾煮沒有糕給我。從現在開始，我不吃其他糕了。」回到家時，他問母親：「媽媽，我是您喜愛的孩子，還是不喜愛的孩子。」「親愛的，就像對獨眼的人來說，眼睛是他很喜愛的；同樣的，你就像我的心，是我非常喜愛的。」「那麼，媽媽，為什麼以前您都不曾煮沒有糕給我？」她就問侍童，說：「親愛的，碗裡有什麼東西嗎？」他就告訴(她)：「太太，碗裡裝滿了糕，我不曾見過這樣的糕。」她想：「我的兒子是有功德的人，應該是在過去發過大願。應該是天神們用糕裝滿了碗送過去。」當時，兒子跟她說：「媽媽，從現在開始，我不吃其他糕了。妳就只煮沒有糕給我好了。」從那時起，每次兒子跟她說：「我想要吃糕。」她就拿一個空碗，再拿另一個碗蓋上去，然後把它送去。在他還住在家中的時期，都是天神們給他送糕。

他連這個也不知道，怎麼會知道出家是什麼呢？因此，他問哥哥：「什麼是出家？」哥哥回答：「剃除髮鬚，穿上袈裟，睡在木枝做的席子或竹床，以及托鉢過活。這就是出家。」他說：「哥哥，我是嬌生慣養的人。我不能出家。」「那麼，親愛的，你就負責做工，住在家裡。我們當中不可以連一個都沒有去出家。」當時，他問哥哥：「什麼是做工？」這個良家子弟連飯從哪裡來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什麼是做工呢？有一天，三個釋迦王子討論「飯從哪裡來」。奇米拉說：「從米倉來。」當時，巴帝亞就跟



他說：「你都不知道飯從哪裡來。飯是從飯鍋裡來的。」阿那律也說：「你們兩個都不知道。飯是從有寶蓋的金碗裡來的。」

據說，在他們當中，有一天，奇米拉見到（人們把）米從米倉搬出來，就認為：「那些米是在米倉裡生長的。」有一天，巴帝亞見到（人們）從飯鍋裡拿飯出來，就認為：「（飯）就是從飯鍋裡出現的。」然而，阿那律從來不曾見過（人們）為稻米去殼，也沒見過（人們）煮飯，也沒見過（人們）從飯鍋裡拿飯出來。他只見到已從飯鍋裡拿出來、擺在他面前的飯。所以他認為：「要吃飯的時候，飯就會從碗裡出現。」如是，他們三人連飯從哪裡來都不知道。對於他所問的問題「什麼是做工？」，他聽到的答案是「首先，需要犁田」等等年復一年要做的工作，他說：「什麼時候工作才會結束？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無憂無慮地享用財富？」被告知工作是沒完沒了的，他就（跟哥哥）說：「那麼你就住在家裡，那不是我們的目的。」他去找母親，說：「媽媽，請允許我出家。」她以各種方法拒絕了三次，最後說：「如果你的朋友巴帝亞王要出家，你就和他一起去出家。」他就去找巴帝亞，說：「賢友，我的出家就依靠你了。」他用種種方法叫巴帝亞出家，終於得到巴帝亞承諾七天後和自己去出家。

從那天起，釋迦王巴帝亞、阿那律、阿難、巴古、奇米拉和提婆達多這六個剎帝利，再加上第七人理髮師優婆離（Upāli），他們享受像天神的成就七天。然後他們帶著四部軍隊出去，就像要去公園一樣。到達其他國家的境內時，他們命令軍隊回去，他們則進入其他國境。在那裡，六個王子都把自己的飾物除下來綁成一包，把它給優婆離，說：「優婆離，你回去。這些夠你過活了。」他跪倒在他們足下痛哭，但不能違抗他們的命令，所以還是起身拿了那包飾物回去。就在他們分開的時候，整個樹林好像在哭泣，大地好像在震動。理髮師優婆離走了一小段距離後，心想：



「釋迦族人很兇殘，他們會因為這些王子沒有回去而把我殺掉。這些釋迦王子捨棄了這樣的榮華富貴，把這些無價的飾物看成像唾液那樣丟掉，然後要去出家了。我更應該這麼做。」所以他就把包袱打開，把飾物拿出來掛在樹上，說：「想要的人就拿去。」然後就去到他們的面前。被問及「為什麼你轉回來」時，他就告訴他們那件事。接著，他們就帶著他去到導師面前，說：「尊者，我們釋迦族人很驕傲。這個人是我們長久以來的僕人，請您先給他出家。我們會向他頂禮等等。這樣就能消除我們的我慢。」他們讓他先出家，然後自己才出家。在他們當中，巴帝亞尊者在雨安居期間就成為三明（阿羅漢 *tevijjo*）。阿那律尊者證得天眼通，後來在聽聞《大尋經》（*Mahvitakka Sutta, AN 8.30*）時達到阿羅漢。阿難尊者證悟了須陀洹果。巴古長老和奇米拉長老後來提升了觀禪而達到阿羅漢。提婆達多則達到凡夫的神通。

後來，導師住在憍賞彌時，如來和弟子僧團獲得很大的利養與恭敬。人們手裡拿著衣、藥等等進入寺院，四處尋找八十大弟子坐的地方，問：「導師在哪裡？舍利弗長老在哪裡？大目犍連長老在哪裡？大迦葉長老在哪裡？巴帝亞長老在哪裡？阿那律長老在哪裡？阿難長老在哪裡？巴古長老在哪裡？奇米拉長老在哪裡？」但卻沒有問：「提婆達多長老坐或站在哪裡？」他（提婆達多）心想：「我也是和他們一起出家的。他們是剎帝利出家人，我也是剎帝利出家人。但是人們手裡拿著供養物品去找他們，卻沒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可以和誰合作，讓他對我生起信心，因此獲得利養與恭敬？」接著，他的心中有了這個想法：「這個頻毗沙羅王在第一次見到（導師）時就和十一萬人一起證悟了須陀洹果，我不能和他合作。也不能和憍薩羅王合作。但是，（頻毗沙羅）王的兒子阿闍世王子（*Ajātasattu kumāra*）不知道人的好壞，我要和他合作。」他從憍賞彌去到王舍城後，用神通把自己變化成一個年輕



人，在手腳四肢上放了四條蛇，戴一條在頸項，放一條盤在頭上，再放一條在一個肩膀上，如此穿戴著蛇，他從天空中下來，坐在阿闍世的大腿上。阿闍世感到害怕，問：「你是誰？」他說：「我是提婆達多。」為了消除阿闍世的恐懼，他恢復自己的樣子，穿著袈裟，拿著（雙層）外衣和鉢，站在他的面前，讓他生起信心，因此獲得了利養與恭敬。受到利養與恭敬征服，他想：「我將照顧（＝領導）比丘僧團。」一旦生起了這個邪惡的念頭，他的神通即刻消失。當時導師在竹林精舍向有王在內的群眾教法。提婆達多頂禮導師後，從座位起身，合掌說：「尊者，現在世尊已經衰老、年事已高、年紀很老了，願他不必再操心享受現法樂住。我將照顧比丘僧團，請您把比丘僧團交給我管。」被導師用「吃唾液」這個形容詞來拒絕他後，他感到不高興。這是他第一次對如來懷恨，然後他就離開了。

接著，世尊叫（舍利弗尊者）在王舍城做了（有關提婆達多的）宣佈。提婆達多想：「現在我被喬達摩沙門捨棄了。我要找他麻煩。」他去找阿闍世，說：「王子，以前的人很長壽。但是現在卻短命。這可能會讓你還是王子時就死了。所以，王子，你應該殺死父親後做王，我則殺死世尊後做佛。」他幫阿闍世當上國王後，派人去殺如來，但那些人都證悟須陀洹果回來。所以他自己爬上靈鳩山，心想：「我自己來奪取喬達摩沙門的性命。」就推了一塊石頭下山，卻造了讓佛陀出血的業。以這個方法也不能殺死（佛陀），接著他放（醉象）「那拉奇裡」（Nalāgiri）¹⁶。象衝來時，阿難長老為導師捨棄自己的生命，去站在（導師的）前面。導師降服了象後，離開城市，去到寺院。吃了無數千個優婆塞帶來的大供養後，他向那天到來聚會的一億八千萬個王舍城居民給予次第的開示，讓八萬四千個眾生了悟法。他聽到（比丘們）讚歎（阿難）長老的美德：「啊，阿難尊者有很大的美德！那樣的大象衝來時，他為

16 中譯按：醉象那拉奇裡後來又名為「護財」（Dhanapāla）。



導師捨棄自己的生命，去站在（導師的）前面。」

（佛陀）說：「諸比丘，不只是現在，以前他也為我捨棄生命。」在比丘們的請求下，他說了《小天鵝本生經》（*Cūḷahaṃsa Jātaka 502; 533*）、《大天鵝本生經》（*Mahāhaṃsa Jātaka 534*）和《螃蟹本生經》（*Kakkaṭṭaka Jātaka 267*）。提婆達多的作為沒有因為慫恿殺死國王而導致眾所周知，也沒有因為派殺手或推下石頭而眾所周知，但卻因為放大象那拉奇裡而惡名昭彰。當時，大眾很激憤地說：「就是提婆達多殺死國王、派殺手與推下石頭。現在他再放那拉奇裡。國王怎麼跟這麼邪惡的人在一起？」

國王聽到大眾的話後，就把五百個（煮食物給提婆達多等的）飯鍋拿掉，不再護持他。當他來到城裡的住家時，人們連食物也沒有供養給他。失去了利養與恭敬，他決定透過欺詐來維生。他去找導師要求五事，世尊拒絕說：「夠了，提婆達多。誰想要的話，他可以選擇成為叢林住者……。」「賢友，誰的話比較殊勝？是如來的話還是我的話？我是這樣說的：『善哉，尊者，比丘們應該終生都住在叢林、托鉢食、穿糞掃衣、住在樹下、不吃魚和肉。』想要解脫的人就跟我來。」（提婆達多這麼）說後就離開。聽了他的話，有一些新出家、鈍智的（比丘）說：「提婆達多說得好，我們和他一起過活。」所以就和他在一起。他和五百比丘以五事來說服大眾，包括強硬派與心清淨的人。他透過向許多家庭討食物來過活。他致力於分裂僧團。世尊問他：「是真的嗎，提婆達多？據說你致力於分裂僧團及分裂教理？」提婆達多回答：「是真的，世尊。」佛陀以「提婆達多，分裂僧團很嚴重」等等的話來教誡他。被導師以這樣的話教誡時，他不接受就離開了。見到阿難尊者在王舍城托鉢，他（向阿難尊者）說：「從今天起，賢友阿難，我將和世尊及比丘僧團分開來做布薩（＝誦戒）及僧羯磨。」長老把這件事告訴世尊。知道這件事後，導師生起了法悚懼，心想：「提婆達多在做對人天無益、會



讓自己在阿鼻地獄受苦的業。」(想後，佛陀誦出《法句經》偈 163：)

*Sukarāni asādhūni attano ahitāni ca;
Yaṃ ve hitaṅca sādhuṅca taṃ ve paramadukkaraṃ.*

對自己無益的壞事，是很容易做的，對自己有益的好事，的確是最難做。

說了這個偈子後，他再有感而發地說出這個自說語：

*Sukaraṃ sādhuṇā sādhu, sādhu pāpena dukkaraṃ;
Pāpaṃ pāpena sukaraṃ, pāpam · ariyehi dukkaraṃ.*

善人易做善事，惡人難做善事；惡人易做惡事，聖人難做惡事。—— *Udā. 48; Cūḷava. 343*

布薩日時，提婆達多和自己的隨眾坐在一端，說：「誰同意這五事的，請他拿票。」沒什麼感恩心的五百個瓦濟人新比丘拿了票。分裂僧團後，他帶著那些比丘去象頭山。聽到他去了那裡，導師派兩位上首弟子去把那些比丘帶回來。他們兩人去到那裡，以教法神通和顯現神通來指導那些比丘，讓他們得飲不死，然後帶著他們從空中回來。客卡利卡（**Kokālika**）（去叫醒提婆達多）說：「起來，賢友提婆達多，那些比丘被舍利弗和目犍連帶走了。你不聽我的話『你不要相信舍利弗和目犍連』。舍利弗和目犍連有邪惡的意圖。他們被邪惡的意圖控制。」說後，他就用膝蓋猛擊（提婆達多的）心臟，讓提婆達多立刻口吐熱血。

比丘們見到舍利弗尊者在比丘僧團圍繞之下從空中到來，他們說：「尊者，舍利弗尊者去的時候只有自己和另一人，現在卻很光彩地帶著一大群隨眾回來。」導師說：「諸比丘，舍利弗不只是現在很光彩。以前他投生為動物時，我的兒子也很光彩地回到我的面前。」接著，他說了這個



本生故事（《相鹿本生經》經 11）：

行為友善的具戒者能達到目的；
你看，相帶領一群親戚回來了；
但你看這個阿黑卻失去了親戚。

比丘再說：「尊者，據說提婆達多叫兩位上首弟子坐在他兩邊，模仿您，說：『我將以佛陀的優雅來教法。』」
「諸比丘，不只是現在，以前他也致力於模仿我，但卻做不到。」接著佛陀再說其他《本生經》：

「英雄你見到嗎，我的丈夫聰明，
其頸項像孔雀，聲音甜美的鳥？」

「聰明硬是要模仿，那常以生魚為食
水與陸兩棲的鳥，結果被水草纏死。」

— 《英雄本生經》（*Vīraka Jātaka 204*）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基於同樣的因緣，導師如此說了其他本生經：

此鳥在森林裡過活，啄擊無實心的樹枝，
一旦啄擊實心刺槐，其頭即於該處破裂。

— *Kandagalaka Jtaka 210*

你的腦已消失，你的頭已破裂，
所有肋骨粉碎，今天你真照耀。

— *Viroca Jtaka 143*

接著，再針對「提婆達多不感恩」這個話題說《鳥本生經》（*Sakuṇa Jātaka 308*）：

「我們已經盡了力，為你做了該服務，
禮敬你了獸中王，我們或可得什麼？」



「我是一個嗜血者，常做的是殘酷事，
你入我的虎牙中，還活已是得太多。」

再針對提婆達多要謀殺他，佛陀說了《羚羊本生經》

(*Kurugamiga Jataka 21*) :
羚羊對此很熟悉，吉葉樹你會丟果，
我去其他吉葉樹，你的果我不喜歡。

另一天，當人們討論「提婆達多失去了利養恭敬和沙門身份兩者」，佛陀說：「諸比丘，提婆達多不只是現在遭遇損失，以前他也遭遇這樣的損失。」接著佛陀說了《雙重損失本生經》（*Ubhatobhaṭṭha Jātaka 139*）：

雙眼毀了衣服沒了，友人家中起了爭執；
在水中及在陸地上，你的作業兩者皆毀。

如是，住在王舍城時，佛陀說了許多有關提婆達多的本生經。然後從王舍城去到舍衛城，住在祇陀林。提婆達多則病了九個月。後來他想要見導師，就跟自己的弟子們說：「我想要見導師，你們讓我見他。」他們回答說：「還健壯的時候，你和導師為敵，我們不要帶你去那裡。」「你們不要毀了我。我的確曾經對導師懷恨，但是導師對我連猶如發尖那一小點的恨意也沒有。」世尊的確是如此：

對於殺手提婆達多，對於指曼這個強盜，
對於護財¹⁷與羅候羅，他都以平等心對待。

— *Apa.thera 1.1.585; Mi.pa. 6.6.5*

他一再地請求：「請你們帶我去見世尊。」終於他們把他放在床上，抬著他出發。聽到他的到來，比丘們告訴導師：「尊者，據說提婆達多為了要見您而來了。」「諸比

17 中譯按：醉象那拉奇 後來又名為「護財」（*Dhanapāla*）。



丘，在這一生，他將無法再見到我。」據說自從提婆達多請求五事那時起，他就不能再見到佛陀。這是一個定律。「他已經來到某某地方和某某地方了，尊者。」「他想做什麼就讓他做，但他是不能見到我的。」「尊者，他已經來到距此一由旬的地方……半由旬……一迦浮沓，他已經來到祇陀林的池塘附近，尊者。」「即使他進入祇陀林裡面，他也不能見到我。」把提婆達多抬到祇陀林的池塘邊時，他們把床放下來，就下去池塘洗澡。提婆達多則從床上起來，把兩足放在地上坐著。他的雙足沉進地裡。他逐漸地沉進地裡，開始是沉到足踝，接著沉到雙膝、沉到腰、沉到胸，沉到顎骨碰到地時，他說了這個偈子（Mi.pa. 4.1.3）：

*以這些骨及生命，我前去歸依佛陀：
至上人諸神之神，應調之人的禦者，
他透徹知見一切，具備一百種福相。*

據說，預見到這件事後，如來讓提婆達多出家。如果他不出家，他會作為居士造了重業，但不能造下未來解脫輪迴的因緣。然而，出家後，即使還會造下重業，但卻能造下未來解脫輪迴的因緣。因此導師讓他出家。從現在起再過十萬大劫，他將會成為辟支佛，名叫「阿替沙拉」（Atthissara）。沉入地裡後，他投生到阿鼻地獄。由於他傷害了靜止不動的佛陀，所以他也變成靜止不動，遭受折磨。在一百由旬大的阿鼻地獄裡，他的身體也一百由旬高。他的頭到耳朵的部份陷進上面的鐵蓋，雙足到足踝的部份沉進下麵的鐵地。一支粗如大棕櫚樹幹的鐵槍從西面的牆壁出來，刺穿他的背部，從胸部出來，進入東面的牆壁。另一支鐵槍從南面的牆壁出來，刺穿他的右邊，從左邊出來，進入北面的牆壁。另一支鐵槍從上面的鐵蓋出來，刺穿他的頭，從下部出來，進入鐵地。他就是這樣靜止不動地遭受所磨。



比丘們討論：「提婆達多已經來到了這個地方，卻不能見到導師，就沉進地裡。」導師說：「諸比丘，他不只是現在傷害我後沉進地裡，以前他也一樣沉進地裡。」為了闡明該沉進地裡的事，他講了一個過去世的故事。當時他是象王，他把一個迷路的人背在背上，載到安全的地方。但這個邪惡的人回來三次，把牠的象牙尾端和中間部分鋸掉後，第三次時連象牙根部也鋸掉。當他離開偉人的視線後，他就沉進地裡：

*Akataññussa posassa niccaṃ vivaradassino
Sabbam ce pathaviṃ dajjā n'eva naṃ abhirādhaye.*

對於不感恩的人，永遠只見不足者，
雖給他整個大地，他還是不會滿意。

—具戒象本生經 *Sīlavahatthi Jātaka 72*

說了這個本生經後，為了說明人們一再提起的同一件事，他講了《忍辱主義者本生經》（*Khantivādi Jātaka 313*），當自己是忍辱主義者（*Khantivādi*）時，卡拉補王（*Kalābu Rāja* 後來的提婆達多）傷害他後沉進地裡；以及講了《小護法本生經》（*Cūḷadhammapāla Jātaka 358*），當自己是小護法時，大帕塔帕王（*Mahāpatāpa Rāja* 後來的提婆達多）傷害他後沉進地裡。

提婆達多沉進地裡時，大眾感到非常高興，高舉旗幡，豎立香蕉樹，擺設裝滿的水壺，大事慶祝，說：「這是我們的大收穫。」人們告訴世尊這件事。世尊說：「諸比丘，不只是現在大眾對提婆達多之死感到滿意，以前大眾也一樣感到滿意。」接著佛陀講了《大黃本生經》（*Mahāpiṅgala Jātaka 240*）來闡明為什麼大眾對波羅奈城的大黃王（*Mahāpiṅgala Rāja*）、所有人都討厭的邪惡粗野之王的死亡感到滿意：



「所有的人都被黃王傷害，
他死了大家都恢復信心，
是否那個黃眼對你親切，
守門人呀為何你在哭泣？」

「那個黃眼對我並不親切，
我是害怕他會回來這裡；
從此去後他會傷害死王，
被傷害後就會派他回來。」

比丘們問導師：「尊者，提婆達多現在投生到哪里了？」
「在阿鼻大地獄裡，諸比丘。」
「尊者，於此世活著受苦後，他又投生到遭受痛苦的地方。」
「是的，諸比丘，放逸的人，無論是出家人或在家人，在兩處都遭受痛苦。」
說後，他再誦出這個偈子：

*17. Idha tappati, pecca tappati, pāpakārī ubhayattha
tappati;
'Pāpaṃ me katan'ti tappati, bhiiyo tappati
duggatim̃ gato.*

此世他受苦，來世他受苦，
造惡者在兩處都遭受痛苦。
想到「我造了惡」時他痛苦。
去到惡趣時，他更加痛苦。

於此，「此世他受苦」（*idha tappati*）：此世，他因為業而被憂愁折磨受苦。「來世」（*pecca*）：在其他世間，他因為果報而被極其劇烈的地獄之苦折磨受苦。「造惡者」（*pāpakārī*）：造作了種種惡業的人。「於兩處」（*ubhayattha*）：在兩處遭受上述的折磨。「我造了惡」（*Pāpaṃ me katañ*）：因為業的折磨，他想到「我造了惡」而受苦。這種折磨還是小事，當他被果報折磨，去到惡趣



時，他更加痛苦，因為遭受極其劇烈的折磨而痛苦。

偈子結束時，許多人成為了須陀洹聖者等等。這堂法的開示對大眾有益。

提婆達多的故事第十二



十三、開心女的故事

「此世他快樂」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所講，關係到「開心女」（Sumanādevī）。

在舍衛城，每天有兩千個比丘在給孤獨長者的家裡用餐，在毗舍 大優婆夷家裡也一樣。在舍衛城，如果有誰想要做布施，他會得到他們兩人的同意後才做布施。為什麼呢？（若有人）問：「給孤獨長者或毗舍 有來你們的供養堂嗎？」你答：「他們沒來。」即使你花了十萬來做布施，他們（比丘們）還是批評，說：「這是什麼布施？」他們兩人的確非常瞭解比丘僧團的喜好及什麼才是適當的，所以在他們的安排之下，比丘們能夠吃到美味的食物。因此，所有想要做布施的人都會帶著他們去。這導致他們（兩人）沒有辦法在自己的家裡親自供養食物給比丘們。因此，毗舍 想：「誰能頂替我的位子來服侍比丘僧團？」如此思惟時，她見到兒子的女兒，所以就指派她頂替自己的位子。從此其孫女就在她的家裡供養食物給比丘僧團。給孤獨長者也指派其長女大善賢（Mahāsubhaddā）。為比丘們服務時，她聽聞佛法成了須陀洹，後來（結婚）去了夫家。接著，他就指派小善賢（Cūḷasubhaddā）。她也同樣地服務，聽法成了須陀洹，後來（結婚）去了夫家。接著，他就指派幼女開心女（Sumanadevī）。她則在聽法後達到了斯陀含果。但她還未婚，因此悶悶不樂而生病，而且絕食。她想要見父親，就叫人請他來。當時他在某間供養堂，聽到她的訊息就去（見她），說：「妳怎樣了，親愛的女兒開心？」她則跟他說：「怎麼了，親愛的弟弟？」「妳怎麼胡言亂語，親愛的女兒？」「我不是胡言亂語，親愛的弟弟。」「妳害怕是嗎，親愛的女兒？」「我不害怕，弟弟。」這麼說後，她就去世了。雖然他是須陀洹，卻不能忍受因為女兒去世而生起的悲傷。處理好女兒的屍體後，他哭著去到導師面前。導師說：「居士，你怎麼痛苦、不



開心、淚流滿面地來？」他說：「尊者，我的女兒開心女去世了。」「你為什麼悲傷？一切人不是總有一天會死的嗎？」「尊者，這個我知道。我的女兒擁有如此圓滿的慚愧心，但是在死亡時，卻不能保持正念，胡言亂語地死去。我就是因此而感到非常悲傷。」「她說了什麼，大財主？」「尊者，我稱呼她：『親愛的女兒，開心。』她就跟我說：『怎麼了，親愛的弟弟？』『妳怎麼胡言亂語，親愛的女兒？』『我不是胡言亂語，親愛的弟弟。』『妳害怕是嗎，親愛的女兒？』『我不害怕，弟弟。』這麼說後，她就去世了。」世尊就跟他說：「大財主，你的女兒不是胡言亂語。」「那麼，尊者，為什麼她會這麼說？」「因為你是她的弟弟。居士，你的女兒在道果方面比較老。你是須陀洹，你的女兒則是斯陀含。因為她在道果方面比較老，所以她如此跟你說。」「是這樣嗎，尊者？」「是這樣，居士。」「現在她投生到哪裡了，尊者？」「兜率天，居士。」「尊者，我的女兒此世在親戚中快樂地過活。從這裡走後，又投生到快樂的地方。」導師就跟他說：「是的，居士，不放逸的人，無論是在家人或出家人，在此世與其他世都快樂。」說後，他再誦出這個偈子：

*18. Idha nandati, pecca nandati, katapuñño
ubhayattha nandati;
'Puññaṃ me katan'ti nandati, bhiiyo nandati
sugatiṃ gato.*

*此世他快樂，來世他快樂，
行善者在兩處都感到快樂。
想到「我造了福」時他快樂。
去到善趣時，他更加快樂。*

此中，「於此」（idha）：於此世，他因為業的快樂而快樂。「來世」（pecca）：於其他世，他因為果報的快樂而快樂。「行善者」（katapuñño 直譯為「造福



者」)：造作各種善業的人。「於兩處」(ubhayattha)：於此世，想到「我造了善，我沒有造惡」時，他感到快樂；於他世體驗果報時，他也快樂。「我造了福」(Puññaṃ me kataṃ)：於此世快樂的人想到「我造了福」時，心中充滿喜悅，因為業的快樂而快樂。「更加」(bhiyyo)：因為果報的快樂，去到善趣時，他在兜率天享受五億七千六百萬年的天界成就，因而感到非常快樂。

偈子結束時，許多人成為了須陀洹聖者等等。這堂法的開示對大眾有益。

開心女的故事第十三



十四、兩個朋友比丘的故事

「即使他背誦了許多經典」這堂法的開示是導師住在祇陀林時所講，關係到兩個朋友。

在舍衛城的居民當中，有兩個良家子弟是朋友。他們去寺院聽了導師教法後，就捨棄了欲樂，把生命奉獻給（佛教）去出家。跟隨教授師和戒師過了五年後，他們去找導師，問有關教法的義務。聽到詳細解釋有關修行觀禪的任務（vipassanādhura）和學習經教的任務（ganthadhura）後，其中一個說：「尊者，我年紀老了才出家，我沒有能力完成經教的任務，但我將完成觀禪的任務。」他請導師教導達到阿羅漢的觀禪任務。在精進不懈地修行之下，他達到阿羅漢，同時具備四無礙解智。另一個則說：「我將完成經教的任務。」他漸次地學完了三藏——佛陀之言。無論去到哪裡，他都說法，吟誦經文。他教導五百個比丘，而且是十八大群比丘的教授師。

比丘們向導師學了業處後，去到另一個長老（比較老的那一個）的住處，遵從他的教誡，達到了阿羅漢。然後他們頂禮長老，說：「我們想見導師。」長老說：「你們去吧，賢友。請你們以我的名譽禮敬導師和八十大長老。也跟我的朋友長老說：『我們的教授師頂禮您。』」那些比丘去到寺院，頂禮導師和八十大長老後，去到經教長老面前，說：「尊者，我們的教授師頂禮您。」長老問：「他名叫什麼？」他們說：「是您的朋友比丘，尊者。」如是，（阿羅漢）比丘一而再地派人傳話給長老，自己只用了一點的時間來學經教，後來就不能再學了。聽到「尊者，我們的教授師頂禮您」，（經教）長老問：「他名叫什麼？」他們說：「是您的朋友比丘，尊者。」長老問：「你們跟他學了什麼？學了長部等，還是學了某一部？學了三藏還是一藏？」接著他想：「他連四句的偈子也不會。出家後，



他拿了糞掃衣就進入森林，得到了許多弟子。他來的時候，我要問他問題。」

後來（阿羅漢）長老來見導師。他把鉢和袈裟存放在朋友長老那裡，然後去頂禮導師和八十大長老，再回到朋友的住處。他的朋友向他盡了義務後，拿了一張一樣大的椅子坐下來，心想：「我要問他問題。」就在那個剎那，導師想：「這個人如此為難我的兒子後，將會投生到地獄。」基於悲憫心，導師做得像是在寺院裡巡視，去到他們坐的地方，坐在為佛陀準備好的座位。無論在哪裡，比丘們要坐的時候，他們會先準備好佛陀的座位，然後才坐下來。因此導師就坐在平時就準備好的座位。這麼坐著時，他問經教比丘關於初禪的問題，但（後者）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導師再問第二禪等等色與無色的八定。經教長老連一個問題也不能回答。另一個長老則回答所有問題。接著，導師再問經教長老須陀洹道。經教長老不能回答。導師就問漏盡長老。長老回答了。導師歡喜地說：「善哉，善哉，比丘。」接著他問有關其餘的道的修行問題。經教長老連一個問題也不能回答。漏盡長老則每問必答。四次導師都向他說「善哉」。聽到（導師這麼說），地居神等等，直到梵天神，以及龍和金翅鳥都說「善哉」。聽到此讚揚，經教長老的弟子們和同住們埋怨導師，說：「為什麼導師這麼做？他讚揚什麼都不知道的年老長老四次，卻沒有讚揚我們那背熟所有經教的老師、五百比丘的領導。」當時，導師問他們：「諸比丘，你們在說什麼？」被告知那件事時，導師說：「諸比丘，在我的教法裡，你們的教授師就像為了薪水而顧牛的人。然而，我的兒子則能夠隨自己所喜享用五種牛的產品。」說後，他再誦出（以下）這些偈子：

*19. Bahum'pi ce sarñhita bhāsamāno na takkaro hoti
naro pamatto
Gopo'va gāvo gaṇayaṃ paresaṃ na bhāgavā
sāmaññassa hoti.*



即使他背誦了許多經典，放逸的人並不依它實行，
就像牧牛人數別人的牛，沒得分享沙門生活的份。

20. *Appa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 dham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
Rāgañca dosañca pahāya moham̃ sammappajāno
suvimuttacitto
Anupādiyāno idha vā huram̃ vā, sa bhāgavā
sāmaññassa hoti.*

即使只背誦少許經典，依法者真正依法實行，
他捨棄了貪和瞋和癡，具正知及心完全解脫，
不執著於今生與來世，他得到沙門生活的份。

偈子結束時，許多人成為了須陀洹聖者等等。這堂開示
對大眾有益。

兩個朋友比丘的故事第十四

雙品的注釋完畢

第一品

